

周易函書別集

篝燈約旨

卷十一

三二一

DEC 12  
1596  
5



門 仁 12  
1596  
卷 5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一

禮部左侍郎胡煦著

篝燈約旨五

周易

聖人之道。大本大用。盡發泄於周易。其餘諸經。皆道之散見者耳。故惟周易最難理會。不知從前解易者。率畧而不詳。何也。照於乾之一卦。蓋幾一百二十頁。約近五萬字。乃始解完。其兩經十翼。約至四五十萬字。乃始解完。然止於約舉大意。發明卦爻之象耳。而象中所蘊。尚且不能盡情發泄。今節其些須遺漏者。畧附於此。



周易之卦。文王開伏羲先天圖。而闡發其義蘊者也。故無有一卦一爻。不是先天。其說詳具下繫第六章。

各卦之爻。悉兼時位。故諸卦皆有初有上。初時之方至者也。上位之無加者也。至其中之二三四五。則時位中淺深高卑之象耳。唯方至。則前此之發源者可思。後此之綿歷者難量。故但著初而不著其後。唯無加。則中下之爻。可以數紀。而無加之。非數可徵。故但稱上而不稱數。

就本末之所值而論。則各有其位。合衆爻之相形而論。則各有其時。時之與位。均可紀之以數。故中四爻。但有二三四五之稱。三百八十四爻。據卦而考之。無過分別時位中道理耳。

凡卦爻取象。無踰天道物理人事三者而已。物理亦天道也。其必兼天道人事而爲之象者。周易爲天人合一之書。故也。

解易者須知易之在人。日用常行。事事切實。不可暫離。而又確有明驗。方爲實理。不問其理之切不切。不計其用之驗不驗。但只信口鋪揚。雖道理百出。皆似是之非也。

易以象告者也。老莊之文出於易。則皆象也。大易爲上古之文。故其立象也簡。老莊爲中古之文。故其立象也繁。

文字之理。卽文而具。故驟通也。易象數之理。緣象而伏。故遽達也。難求象數者。必須會其神。故其達也。可通於文字。拘文字者。究竟泥其理。故其達也。罔通於象數。

文字之義理。有定者也。故其理確不可易。圖象之義理。包含無盡。任人擬議而得之。故常有似是之非。試看文字之始。原止有伏羲四圖。乃後世之六經。皆出其中。其廣大可知矣。易象無所不包。先儒悉準諸人事。或亦文章可聞。性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歟。然而易之精理少減矣。

理不緣數而有。數必依理而具。言數而不本諸理。則河圖洛書所有之數。要他何用。言理而必附於數。則伏羲先天四圖。效法圖書。寧尚有數之可言乎。蓋理則合顯微而無闕。而數則有及有不及。故文周擬爻之法。唯中四爻紀之以數。至於初命爲初。以初非數之所能始也。上命爲上。以上非數之所能終也。凡皆

理之最靈最妙處也。道與器。理與氣。形與神。莫不如是。

觀圖說書。僅向數中摸索。則道理百千萬種。不可殫究矣。夫道理而至百千萬種。則理之支流。而非其原本也。若原本既明。則至一而無所不貫。

周易立象。如立於九天之上。籠罩萬物。雖不急急於細微曲折。而細微曲折。皆所不遺。與日月照臨相似。故愈推愈遠。愈益難量。此所以大而無外。確而該也。如因立象之小而小視之。又或拘泥象中人事。而不知旁通。非立象之旨也。如公用亨於岐山。謂爲祭祀之吉占。則拘象者也。此非獨祭祀也。睽之上九。一爻也。而豕也。鬼也。狐也。絕不相類矣。得其意者。止一爻之旨耳。

周易之占。隨人所得卦爻。而委曲周詳。如告語焉。卽日月不到之區。皆有體物不遺之妙。則周易之至靈。亦可想矣。故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大哉易乎。非至精至變至神。孰能與于此乎。今之禪宗者。常不正言。得其意者。遂以爲妙悟。周易立象。其道理蘊藉。本可推測無窮。然儒而僻者。常樂於禪宗。而不能精求於周易。則未知立象之妙矣。周易言性之書也。保合太和。賦性之定也。繼之者善。繼此太和而已。元爲善長。繼之而定於性中者也。子思所由謂率性之謂道。而孟子遂確以爲性善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大體而大用斯存。乾始美利利天下。大用而大體斯在。時乘六龍以御天。何用之非體。美利利天下。何體之非用。程子曰。內外一如。顯微無閒。深有會於此也。

周易之旨。擬象而繪神。實有函蓋萬物的氣象。故不切之理。皆得自附於易。若高視遠寄。則雖一爻之細。一象之微。要亦莫之罄也。四子五經。但能訓釋字義。體貼語氣。便可得解。故註易之難。嘗百倍於四子五經。一卦而比量於六十四卦。觀其異。又觀其同。一爻而比量於三百八十四爻。觀其相得。又觀其不相得。緣其義理。不屬文辭。故註釋周易。但有比例參互之一法耳。聖人寄占卜於周易。非徒欲天下後世。藉是以爲前知之具。誠

謂占卜之妙。悉之於幾。本於太極。通於神明。達其微者。卽可緣是以爲盡性達天之具。如但謂周易爲性天之書。乃儔人之中。固有不必要盡性達天。不必盡解周易。而事功炳若。何代無之。則周易當不至今日而絕矣。故前知之說。卽聖凡不遺。精粗俱到之妙也。然周易常存而不廢者。當卽在是。

四書而曰集註。是大美之聚也。周易而名本義。恐止爲一人之書耳。以初中末盡天下之時。以上中下盡天下之位。此大概之說也。吉凶悔吝。得失憂虞。撮其大概而已。而至切至當。卽在於此。譬若君天下。臨萬國。但只總持大綱。雖兵刑錢穀。不事躬親。而細微曲折。要皆在總攬中矣。若專在細微曲折處。務欲推勘

至盡。是庶尹百司之事也。一爻之細。用以占百千萬事。恐百千萬言。亦不足以盡一爻之情矣。特在氣機方動之初。便克將大意呈露。因人因事。因地因時。詳而味之。故能前知。今人鑿鑿細求其所以然。謂邵子之數。實能如此。匪惟不知邵子。亦并不知周易。

一故神。兩故化。此乾坤生六子之妙也。兩者乾坤也。一者交也。乾坤卽所化之兩。六子卽旣神之一。故分六子而論。莫不各具。有乾坤而未嘗不一。卽乾坤而論。原可共成此一。而其初固兩。張子曰。不有兩。則無一。知言哉。

天地者。兩之象也。陰陽者。兩之名也。剛柔者。兩之質也。動靜者。

兩之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神而化矣。不別象質體用。直以乾坤爲天地。以動靜爲陰陽。皆非也。

一奇而二耦。一陽而二陰。三則奇耦之交。陰陽之合也。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卽此旨也。太極一而二儀。兩儀肇于誠。而幾卽含誠。此神化之所由寓也。一者兩之神。喻若夫婦之生子。兩者一之化。喻若一子也。旣肖父。又肖母。又如一母而育數子。

三等三候。所以定一卦之體。陰陽太少。所以致六爻之用。故周易體三而用四。始終上下。莫備於三。陰陽太少。則分位各居矣。故周易三全而四備。一二者陰陽也。三陰陽之合。四陰陽之雜也。故三以立卦。四以行爻。

筮法三縱而四橫。三經而四緯。故無弗備也。四營十八變。雖止成一卦。而六十四象。亦已呈露。故謂四營十八變。卽爲先天之大圖可也。聖聖相因。而莫之有易。神哉神哉。

起知於易。元之亨也。效能於簡。利之貞也。元而善長。起知於易也。貞固幹事。效能於簡也。

乾卦言性。元之亨也。坤卦言道。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利之貞也。乾坤二用之後。惟坎卦始言時用。坎也者。懷胎之坤也。用也者。暢而發焉者也。

元太極也。亨陰陽也。利四象也。貞八卦也。其圖則虛其中者。元



也。初加之兩畫。亨也。再加之四畫。利也。三加之八畫。貞也。

太陽者。代天而行化者也。故近人則極熱。遠人則極寒。漸近則萬物以生。近之極而萬物以長。至於漸遠。而又爲斂藏之候矣。故易曰。大明終始。若使天地無日月。則終古如長夜。安有生化乎。此周易之所以貴陽也。

日者。陽光之能施者也。月者。陰形之能受者也。故乾象言日。而坤象言月。乾之大明終始。言日也。坤之西南得朋。言月也。

雷風電雨。正蒙經世書解之確矣。然是四者。皆氣之爲耳。雲者。氣之動而鬱蒸者也。雨者。氣之動而凝聚者也。電者。氣之動而光明者也。雷者。氣之動而搏擊者也。風者。氣之動而奮迅者也。

雷電陽氣之舒。風雲雨陰氣之聚散者也。

日月星辰。雲霞雨露。生於天而含地之氣。故各有其形。山川水火。草木禽魚。生於地而含天之氣。故各有其靈。

氣之凝而成形者。雲霞烟霧之類是也。是積之極厚者也。氣之凝而成質者。陰陽之氣。結爲雨露霜霰是也。釜甑之氣。凝而爲水。竈突之烟。凝而爲煤。皆是也。然二者之質。皆凝於水火。故先天一圖。風雷始之。有氣而無形。水火則陰陽之氣。方始成質者也。故後天一圖。遂以坎離二者。代先天乾坤之用。蓋天地間有形有質之陰陽。皆水火之用也。然積之不厚。亦不可以成質。故孔子於坤初。遂發積之之義。

後人讀先儒之書。明曰顯易。便以爲聖道止是原其流弊。恒願讀容易解說之書。究其隱衷。多是厭倦心生。不肯深致其思耳。烏知聖道盡在周易。其中難可明言。不得已顯於圖象。正如聖人之一貫。難可明言。不得已舉出忠恕耳。忠恕二字。只在人已最親切處。言其流通無閼之故。若論一貫。則細入至精。大周無外。修齊治平。參贊位育。盡在其中。豈一忠恕便能該括哉。一貫之說。學者捫心自問。猶不敢極力承當。易爲天人合一之道。便容易領會乎。况周易之圖象。原自有畫不出。說不到者乎。道合於器。則器亦爲道。道違於器。則道亦爲虛。宋儒詳言學而畧言道。總爲性卽理也。一語悞之耳。周子知之。

所以有無極之說。若於性中添出氣質。已非孟子性善之旨。已未識中庸率性之妙。亦併不解周易長善之說。

周易聖人傳道之書也。道率於性。原於天。孔子從乾之元亨利貞說起。便是說天命。便是賦畀之事。子思天命之謂性。孟子之性善。便從此節出來。文言說出仁義禮智。添出君子。說在人上。便是性中之德。便是秉受之事。然提出長善二字。子思率性之謂道。孟子性中之四端。便從此出。其必由乾元說到君子。見天人之一致也。然此兩節。止說賦性之由來。與性中之蘊蓄耳。尙未到已發地位。故下節又提君子。便說出行字。行字之下。緊以四德係之。以其出於一元之善故也。中庸之率字。便是此行字。

子思謂已發爲和。孟子於情字說出四端。皆本孔子乾卦說來。由此言之。則孔子之文言。固性學之宗主也。後之言性學者。未達易旨。而性學曰以僞矣。宋儒上宗孔孟。然亦有到有不到處。如理字之不可以言性也。是從知覺後見出者也。孔子雖說出善字。觀後乾始美利一語。則善之一字。特美之云耳。非能言其中之所有也。止如以大贊乾元而已。及觀各正性命之下。說出保合太和。則所善者太和而已。又不欲直以太和說入元善中。以其絕無可據。故寧善之而止。謂爲善耳。此後惟周子誠幾德說得天人合一。而四德未甚分疏。則未若孟子四端之驗也。程子內外一如。顯微無間。是將大本達道說成一貫。却又遺天命

一邊。則未若子思之本天爲有據矣。朱子虛靈不昧。亦止說得秉受之性。天命一邊。仍未說明。張子由太虛有天之名一段。分疏道理。可云盡致。然以聖賢之語較之。亦儘有不到處。如以太虛稱天。則不如孔子以善稱元之妙也。蓋善之者。善其中之所。有而已。此時萬物未生。全無朕兆。而孔子便善其所有。此豈可謂虛乎。孔子明知其中所蘊。大難測識。却又不能直言其所有。懼人之執有而言性耳。既不欲執虛以言性。又不欲執有以言性。故寧善之。今以太虛爲天。固未悉孔子善之之旨。宋儒譏佛氏薄爲空宗。此一虛字。與周子之無字。幾何而不爲空宗乎。卽以朱子虛靈不昧之語較之。然已少却靈字矣。以氣化言天道。

固佳。以虛與氣合而為性。則不能無弊。蓋虛而不靈。非性也。卽令虛字中。含有靈字。而氣字亦必不可言性。或得與聞氣質之性之說故也。然而仲舒繁露言之極詳。人之神性命於天。乾元之動用也。人之形體命於地。坤貞之凝定也。以神氣分觀之。則神性也。氣體也。故孟子曰。氣體之充也。豈充體者。而可當虛靈之性乎。至云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性體也。知覺用也。性靜也。知覺動也。是一在存處。一在發處。若渾大本達道而貫之可也。合此二者以言心。則不可也。聖賢止言性情。原未添出心字。卽孟子曰。仁人心也。此亦直解性字耳。非另有心字。尚頌註釋。夫氣之不可以言性者。因孔子止於乾卦言性。不於坤卦言性。則

性之源頭斷可識矣。故言性者。必當以孔顏思孟為主。

方寸之地。與天同大。惟其虛耳。但萌些子邪妄。便將與天同大之方寸。全然占却。不惟正理無並立之勢。欲求絲路可容。了不可得。故聖人之學。莫妙於虛。太極本體固如是也。要惟一無所有。然後能無所不有耳。

卽實器而取之。器之所有。旣盡。則無復有可取者矣。惟取給於虛。而後能為不竭之府。兩儀四象。八卦及六十四卦。俱生於太極。則不竭之府可知。

至虛莫如天地。其資始資生。舒斂隱見於天地間者。亦曷有極耶。

天地之化育無能出天地之外。故河圖生成之數會於一圖。而先天大圓雖具六十四象之繁。要皆太極中之造化所含。故止以爲先天。

乾見其亨。不見其所以亨。而藏其妙於元。日見其西。不見其東。而藏其妙於夜。月見其生。不見其所以生。而藏其妙於晦。故復者天地之一大轉機也。

五行之有旬空。萬事萬物莫不由虛中起也。虛而實。實而虛。循環不息之理也。日則常盈者。陽之饒也。月有盈虧者。陰之乏也。天干每旬皆實。地支每旬皆虛。陰陽之義也。

虛者五週而遍歷乎天干。實者六周而遍歷乎地支。五天之中數。六地之中數也。體陰用陽。體陽用陰之義也。

五實而復歸於中者。一行之周流。五虛而各効其能者。五行之迭運也。

一無而四有者。四正四維之大用。四動而一靜者。五十歸中之大體也。天之氣自上而下。順也。干之運乎支也。先甲乙次丙丁。從陽而順也。地之氣自下而上。逆也。支之運於干也。先戊亥。後申酉。從陰而逆也。上古之五行寓義於圖書。中古之五行寄義於卦爻。後世之五行。乃顯義於干支。及夫支干既起。而壬乙禽遁星命之說。紛然各出矣。然皆推本於日月。故日月者。陰陽之迹。太極流動之妙機也。聖人之慎動。聖人之明。盡人合天之道。

也。

十二生肖皆出於周易周易十二支火珠林傳之如丑肖牛未肖羊之類皆自卦爻經驗者也。

陰陽俱從無極中轉換陽根陰陰根陽根於無也妙於神而無者陽也滯於形而有者陰也今有窮凶極惡之人忽轉一念曰莫莫者無之謂也從前無窮惡趣盡向莫字中掃除後固無窮善機俱向莫字中根生故大易善悔而惡吝。

陰陽之體各不相干陽之分無陰陰之分無陽此之充則彼之盡矣善之分無凶咎惡之分無福徵亦如芝蘭之室無臭鮑魏之室無馨也孫叔敖之埋蛇和氣之充戾氣之盡也若但以應

感之理推之而歸爲福報則未明於陰陽之分天人之故矣。

今日必非昨日故改過遷善須日日有新機。

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聖人打通天人之故。鑿鑿見其所以然故決斷其辭而莫之易也然亦有不盡然者必偶然微細之事而非其久遠盛大者也故孔子於易便曰積善積不善然亦有善惡之形既已盛大仍不能盡如聖人所言。蓋此非特一身一時之事也故曰積善積不善之家而又曰餘慶餘殃也。

无首者首之潛也此流行之太極卽含生之倫而各正性命者也。所以有保合之太和如追遡太和之始安得竟目爲有乎人

之形體外具。而性命則不可得而窺矣。首而无也。安可窺乎。統天者。乾德之靜。見廣大莫測之天。皆其所蘊涵者也。故說入元字。御天者。乾德之動。見化育不息之天。皆其所運量者也。故說入亨字。

坎惟心亨。則其流也不盈也。行險也。皆是之故也。然而行之有尚。亦惟心亨之故。今觀山頂之泉。下流而爲川溪。萬物固被其澤。然亦有限者耳。惟鬱蒸之氣。上行而爲雨膏。斯萬物罔不被其潤。所以謂行尚者。爲往有功也。

坎由坤來。坤以形成。故有兩坎之可見。而謂爲習坎。以下坎之不殊於上坎也。離由乾來。乾以氣化。氣與氣渾合而無間。兩火

相合。豈有異光。兩燈同室。豈有異照。故重離不謂爲習離。

人之心無時不動。其動也。則其發也。天地之化無時不行。其行也。皆其動也。坎之陽動於坎中。故曰心亨。知動處爲天地之靈。故復之初陽方動。便曰見天地之心。

周易本聖人傳道之書。然未經孔子纂修以前。卜筮者傳而習之。周易一書。幾淪於術。將不知有聖人之道矣。孔子曰。易有聖人之道。然後得反而歸之於經。

讀周易者。本無字義可訓。本無文義可求。但有比量卦爻。參互考究之法。旁通其義例之同異。而一卦一爻之情始定。故解易最難。孔子聖人。猶且假年學之。况庸愚乎。若到得一以貫之。自

然通曉無滯

語道則周易爲傳道之書。充滿洋溢有大用矣。語性則周易爲言性之書。兩儀以前有切指矣。語物則周易爲格物之書。龍馬金玉。日月風雷。不一而足矣。語理則周易爲窮理之書。剛健實大。柔順虛小。隨人解會矣。語一氣之渾同。則周易爲天人合一之書。元亨利貞。蓋同源也。語聖人之經濟。則周易爲參贊位育之書。範圍曲成。裁成輔相。有妙旨矣。大哉易乎。非韋編三絕者。烏得而知之。

文字義理。悉出易卦。故周易爲聖人所傳之道。而六經皆由此出。讀書不達周易。則不解聖道爲何旨矣。

學聖人之學。而不達周易。皆剽切而不達聖道者也。周易聖人傳心之正學也。故假年以學之。至於韋編三絕。今人纔得翻閱一遍。或竊得先儒幾句話頭。便謂已明學者自思。果克如此。不且遠勝於孔子乎。

乾象共十四句。言物者三。乃一曰萬物。一曰品物。一曰庶物。何也。於元則曰萬物資始。蓋元在靜時。渾淪涵蘊。本無一物。而無物不資始於此。故總其全數而命之爲萬。萬之爲言。是無遺漏之說也。於亨則曰品物流形。蓋此時雖尚無一物之生。乃生物之機。已沛然流動。見見漾漾。而形上之理。顯然昭著。如可形見。正如庭實陳列。一班班排列出來相似。故總其燦然。如可呈露。



者而稱爲品物流形。據所見而言也。至於利貞宜可言萬物矣。然天地閒之生物豈數之可紀乎。就令此日此時可以數紀。乃顧盼之閒而所生之物又不知凡幾。因其不可以數限。故稱之爲度。言其衆而已矣。聖人用心之細。言理之密如此。豈淺嘗之士。纔摸得一年半年。便可妄擬耶。

上曰君子行此四德。下卽曰乾元亨利貞何也。周易全說天人合一之理。生人之德具於性。生人之性命於天。到得率性而行。恐人疑與天德遠了。故上曰君子。而下卽曰乾。所以明盡人合天之道。謂德雖爲君子之德。而實則成性以來。兼受元亨利貞之德也。行則君子之行。而實則乾之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者。

也。所由謂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此乾之元亨利貞者也。

熟看剝夬二卦。則陰陽升降之故。及陽貴陰賤。陽外陰內。陽上陰下。陽剛陰柔。陽動陰靜。陽健陰順。陽行陰止。陽見陰伏。陽君陰民。各適其分。當益了然。解此則卦爻中陰陽之性情。罔不判然。各得其理。而聖人取象之妙。亦在其中。周易卦爻活潑流行。與天地同運。其陰之與陽。雖則有位。然亦因時變遷。均非一定不移者也。故文周遂取隨時變易之理。而命名爲易。蓋自初至上。卦止六位。而六位之中。莫不各有時焉。以考其升降參錯之等。卽如剝卦本由乾來。其初之變也爲姤。由此而遞而否而觀。以至於五。乃始云剝。此陰氣之上升而漸變者也。夬卦本由坤

周易圖說卷十一  
禔璣堂  
來其初之變也。爲復。由此而臨而泰而壯。以至於五。乃始云夫。此陽氣之上升而漸變者也。向謂夫爲夫。上剝爲剝。上乃夫五。比上。夫三應上。皆重言夫。夫而他爻全不言夫。矣。剝三與上九。相應。言剝宜矣。剝五比上。乃有以宮人寵而不剝之象。至初二。與四不應不比。而爻爻言剝。奚爲乎。全不與夫同也。蓋剝之爲卦。剝陽者也。聖人惡陰之盛而剝陽也。故逐爻皆予之以剝。疑若罪陰者。然謂陽應在外。乃今去而使伏也。至五則與上爲比。陰陽相得。若承而奉之者。然故獨不言剝。知此則可知。初二三四之剝。止是初剝初陽。二剝二陽。三剝三陽。四剝四陽而已。非剝上也。夫之爲卦。夫陰者也。聖人喜陽之復位。而夫陰也。故予

以決而深入之辭。疑若不復使之妄逞。而但俾之安分者。然。故初二與四皆不言夫。謂其宜然而已。至三則重言夫。夫。其一夫則夫坐下之三陰。其一夫則與妄誕之上陰相應。又所宜夫者也。故重言夫。夫也。至五則又重言夫。夫。其一夫則夫坐下之五陰也。故重言夫。也。至五則又重言夫。夫。其一夫則夫坐下之五陰。其一夫則與妄誕之上陰相比。又所宜夫者也。故重言夫。也。聖人用字之妙。其慎重切當可知矣。觀此則初夫初陰。二夫二陰。與剝卦相同。斷可知矣。而陽升陰降。陽貴陰賤。陽外陰內。亦愈可知矣。陰升陽伏之卦。何以名剝。陽升陰伏之卦。何以名夫。蓋陽之德。本宜居外而顯明者也。今居升陰卦中。使下位五陽皆伏。是宜外者反不得外。故取殺牲解體之名。以爲有似於剝去。

在外之皮膚者然故名剝也。陰之德本宜居內而隱伏者也。今居升陽卦中使下位五陰皆伏是宜內者。今復返而納之於內。故取決下而深入仍使之自安其常分者然故名夬也。火珠林之有取於伏卦皆本雜卦中巽伏之義及巽卦中先庚後庚均取伏羲而來觀此則陰陽內外見伏之辨可知矣。升陽之卦至於五雖與上比却係夬夬之辭以明有夬陰之義固矣。三遠而與上應亦係夬夬之辭而欲其夬陰故上六之象遂有無號之辭。若然則剝之三五亦宜乎其剝上矣。乃剝三雖有剝之之係亦止與以足以辨以膚者相同。止剝本爻在下之伏陽其與上九陰陽相資如故也。故上九亦有碩果不食之象。剝至於五偏

有貫魚以宮人寵之象。若卑牧而承奉者然何陰陽之上升同也。而剝之不剝夬之重夬若是其懸殊也。此無他故陽性善動其德上升健行而不止。況有妄誕之陰本不宜上。乃今恣靜於其上。故夬之上六必將不能以久存。陰性靜柔其德下順得中位而據之已安。況有上陽可順之以圖安。故剝之上九得久存不食之碩果。此則動靜健順行止不同之故也。至於剝五夬上皆屬陰爻。乃一係爲後宮一係爲王庭其故何也。曰此又陽外陰內。陽君陰民之故也。蓋五爻之爲君位也。諸卦類而上爻之亦稱君位。爲五爻皆在其下。更無有尊於此爻者。故明夷之上六遂取象於紂。今夬之一卦羣陽在下。一陰獨居其上。本非

君德妄處尊位。故不以爲君。而止以爲王之庭。若剝之五爻。本爲君位。而陰實居之。五又在中之爻。陰爻居君位而在中。故直取象於后。在外則象庭。在中則象宮。此又陽君陰民。五爻居中。而上爻居外之象。周易之妙。非韋編三絕者。那克推勘細密。若此。觀此則聖人之取象。皆必有其道矣。後人之聰明。萬萬不及。宣聖。又不克如韋編三絕之勤劬。宜乎學易者之難其人也。太極猶心也。陰陽好惡也。其所生之萬物。行著之事體也。太極性也。陰陽喜怒哀樂也。其所生之萬物。則五音六律也。不知保合太和。是言天命之謂性。則不知元者善之長也。止是繼善。若知繼善。只是保合之太和。則發而中節之和。有自來矣。

不言萬物而言萬國。蓋此正是方生之始。又乾必交坤。故但指萬國而言其地耳。

據太極論陰陽。則陰陽爲動用方形之始。故曰形而上。形而下。據萬物論陰陽。則陰陽爲化育之所自來。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動靜二者已在陰陽一邊。是太極之所生。謂太極爲靜體。非也。太極不可言靜也。太極者至精至微。深妙莫測。其蓄難量。其出不窮也。

天心之說。是從震動之初。說向未動以前。此時可以明燭而不可以動言。故復初有天心之見。天根之說。是從震動之後。說出不息之動。此時全在動邊。而明無所用。故曰三十六宮都是春。

先天圖圓形也。所以象陰陽未肇。渾淪周匝。圓轉不息之旨。後人配其方而論之。則未達先天之旨。後天圖方形也。雖由先天圓圖而出。可配圓圖。分說道理。然却在既用以後。其體已定。故有四正四隅之象。

統天見元之大。御天見元之亨。

太和卽御天之六龍。六龍卽乾元之亨。所由曰天命之謂性也。不解此。則性善無根。

無極之說。如何不足以言道。蓋緣太極中原不是無。若果無矣。如許大之天地。如許多之萬物。何由能生。觀孔子贊乾元與子思言性可知矣。孔子知文王之元。便是太極。原不可以言說。故

但就一元既亨所生之萬物。仰而證之。以爲此乃萬物始生之基。故曰資始。是雖未說元字。而資之一言。已明指說由來之地。子思之中。本是說性。此便是在人之元。然究不得實證其中之所有。卽其中之已發者。回而證之。謂爲喜怒哀樂。未發時。原在此中而已。亦是卽已發之可名者。回證夫未發之所由然。乃既能發出喜怒哀樂。則其中之所蘊。已大難量。豈可以無字言乎。聖人之卦爻。取驗於歲時日月。是卽天運之流行。呈露於卦爻中。原無定位。原無停機。故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至人事之吉凶禍福。悔吝憂虞。取正於卦爻。而罔有不驗。則是生人之動靜行止。皆天道之默運。而斡旋者也。故曰見乎蓍龜。動

乎四體。要惟慎動者。可以趨吉避凶。如徒以粗淺技藝。目之何由解達天之妙。

伏羲之圖象也。拆而為卦。亦象也。文王之卦辭。周公之爻辭。皆據象而擬之者也。乃象之所包。千變萬化。雖有定理。實無一成。確乎不可易之定論。原非意計推測。故愚人之渺見。苟與卦象無違。皆易理之所必取。卽有似是者。亦不能確指其非。而擯棄之。惟聖人傳易傳道之心。實能見到源頭。然後明無不燭。而真贗始有定形。是非始有定論。故牛之一毛。未始非牛。海之一勺。未始非海。果得大智。見其源頭。有以灼然於形神光彩之外。而前此之各持一說。均謂之為非亦可。

今人動言理學。顧聖人之理。著於六經。窮理莫先於窮經。經旨不明。而動言理學。予誠不知所窮者何理。六經之理。莫深於周易。莫精於周易。此豈窮得幾分。便可自謂足乎。

凡看卦爻。須知主象。如乾以天為象。坤以地為象。坎以水為象。離以火為象。又如潛龍為乾初之主象。飛龍為乾五之主象。好遯為遯四之主象是也。其下接言天道。或接言人事。皆本主象以立言。如不接言天道。接言人事。則人事之義。卽在主象中。又有一卦一爻。而三象兩象者。如睽之上九。止一吉字。屬人事。是也。又有卦辭與人事。雖若不同。而道理則一。孔子彖辭必連舉之。如損象是也。

聖人之設立互卦。欲使人知流行之氣。上下貫通。不可截然分看。故卦之三爻多連。四爻以爲言。卦之四爻多連。三爻以爲言。今人著述。多割裂古人。補綴成帙。成一家言。其有古散而我聚。前後一義。功當不在古人下也。又有分類命意。首尾貫通。猶能不失本義。不則渙矣。散矣。襲而已矣。取重於他人。而自以爲名。陋矣。總不若心解神會。實有心得。既不失之勦襲。又不失之支離。爲真得也。然有於古人書。偶焉旁觸。自作意見。以矜奇炫世。自云心得。如不察其似是之非。遺悞後人。實甚。周易中有明明。皆知其悞。乃不能實證其非者。詎不爲周易之蠹乎。煦之學。易特鑒此弊。凡古人所已言。已明者。概不襲取。其有實知其悞。而

心解神會者。亦必取證於經傳。援之以定。一是非經非傳之旨。必不敢以取證。卽有經傳未之言者。亦必因經傳而推出者也。張子正蒙。止是用九一節說得真。用九無他。止是元之亨。元之亨無他。止是太極之動。

其陽白陰黑。則陽明陰暗之義。其陽虛陰實。則神清形濁之義。乾以虛爲體。以實爲用。旣用於坤。則實矣。故以爲動。直。坤以實爲體。以虛爲用。旣用於乾。則虛矣。故以爲動。闢。

細讀乾坤兩卦。則知乾施坤受。乾直坤闢。乾健坤順。乾始坤終。乾神坤形之理。細讀復姤兩卦。則知陽善陰惡。陽大陰小。陽君子陰小人之理。細讀剝夬兩卦。則知陽外陰內。陽剛陰柔。陽行

陰止。陽君陰民。陽上陰下。當其位則安。不當其位則危之理。細讀蠱巽兩卦。則知陽有陰無。陽始陰終。卦中之氣。流行不已之旨。細讀隨臨復比四卦。則知卦氣自下而升。逐爻漸進之旨。細讀晉夷二卦。則知陽明陰暗之理。細讀小過一卦。而知過遇不同之故。則知九六二用。必有卦主。而陰陽相應相比。及卦氣自下而上升之理。細讀言遇言隣之爻。而並察其動爻變爻互爻。必會先天圖中比肩之卦。又細讀言婚媾之爻。而察其動爻變爻互爻。必會先天圖中對待之卦。則知周易之六十四卦。莫非先天之八卦矣。解此則陰陽之大本。陰陽之作用。並其體段形色。皆能實指其所由然。則陰陽爻之在卦中。與時之宜不宜。與位之當不當。當自明晰。其於周易。思過半矣。

春秋

春秋上列天時。下詳人事。明天人之致一。標感應之微機也。皆防微杜漸之旨。謹始也。謹始者。當天人交關之際。明轉移變化之權。是參贊位育之所自起。聖學之極精極微者也。

聖人之作春秋。天與人。開書之。觀春王正月四字可知矣。故以爲天人合一之書。

春秋上列天時。下詳人事。原均賦之由。則人與天同本。明欽若之分。則人與天同德。決感應之靈機。明人與天非殊絕也。如但以爲考時徵事之具。則仍然魯國史耳。何爲聖人之經。



詩經

四詩首風。明習也。次小雅。明治也。次大雅。明教也。終之以頌。見治化之成也。舊染之化。因人轉移。故風首文王之化。而繼以小雅。明風俗轉移。由政治之得失。小雅列朝會之詩。政事之所從出也。君子德風。小人德草。移風易俗。端本在是矣。廟也者。敦本睦親之所自始。風行天下。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化可知矣。故謂為神道設教。裁成輔相。範圍曲成。聖化之成也。故功歸於頌。

周易為文字義理所從出。詩之比興。即象外之旨也。離騷學詩之比興者也。漢魏之詩。又擬騷者也。唐宋之擬古。擬漢而已。然能此者。李杜之外。亦無多人。惟意在言外者。可以萬世不敝。

書經

虞書第一篇。諸務未詳。首列天時。下詳人事。敬天勤民之義。明天人之致一也。

典謨訓誥。雖止於紀事紀言。而厥有恒性。與作善降祥之語。皆聖人垂教之深意也。

洪範一篇。是言道理。不是言數。其中天人合一之祕。原與周易同義。故聖人重之。乃不知者。徒於數上究心。非其旨矣。觀其本文。曾未沾著洛書絲毫。如止因自一至九之數。與洛書相同。遂以為則做洛書。然則洪範所重。止此九數而已。而九數之下。所

列五行皇極諸論皆聖人之贅辭矣甚哉徵數而不徵理此後儒之大弊也。

禮記

禮者國之四維三禮聖人經國之大本也春秋之序次先天而後人先王人而後列國先大國而後小國先卿貳而後大夫皆禮意也國語持論多準禮以爲衡執玉高卑不獨觀其敬肆且可驗其存亡矣禮之於人大矣哉。

儀禮詳於器數大小戴分釋其義而萬物本天人本乎祖皆天人相關之的旨誰云五經各一其義。

六經總義

六經四子之書皆聖道之散見而周易其大本也六經四子書由整處說到散處是一本而萬殊者也故必詳細分疏然後可以牖庸愚之知見周易由散處說歸整處是萬殊而一本者也故必合萬有不齊歸於至一然後可以極盛德之高深。

六經之文雖不同體以理爲主耳理不足斯以其文勝之諸子得專家莫不如是然文之茂理之塞矣。

辨誤

左傳晉納周王筮得大有之睽其文曰大有去睽而復杜氏作一句讀非也此三字句也大有去兼變卦而言正卦也睽而復兼正卦而言變卦也大有去言周王之始棄天下而外出睽而

復言周王即今。既睽而復入也。其始棄四海之有而去之。去斯睽矣。其終既睽而復於其位。復斯合。合仍大有矣。睽本乖離之卦。而卦辭爻辭。多兼言合。蓋此義也。此大有與睽。相交互見之旨也。若作一句讀。便不達卦爻之理。

左傳南蒯之叛也。枚筮之。枚筮者。不以著筮。而以子筮也。凡物之有數可稽者。皆可用以筮。凡物之克具四象者。皆可用以卜。故筮法創於聖人。以二分之。以四揲之。以三備之。費如許經營。始成一卦。銅錢始於漢末。其背向兩分。是陰陽之象也。重交。單拆。亦四象也。重三而六。爻斯備。與筮法相合。故今用以卜。無不驗也。苟知此矣。則善筮者。寧必拘著草乎哉。

三百篇惟比興為妙。比興始於易象。離騷學詩之比興者也。詩家推尊工部。秋興八首。則杜子之離騷也。其中或喻世亂。或喻君不得所。或喻用非其人。或喻已之不復見用。或喻為時之既暮。皆詩之比興體也。而從來註釋家。但目為秋興。則未達其旨矣。

工部集中。最深最曲。最妙最精者。無若香稻啄餘鸚鵡粒。二句自來。但作境話會。是以均未得解。亦并未有專註。須知讀古人之書。皆當論世。孔子之春秋。定哀多微辭。蓋必有難於顯言者矣。下繫第六章。非由論世。固莫可得而解也。工部世值亂離。而居位食祿者。率皆無益於國家。已雖有撥亂之志。乃因家屬避

亂遷居於蜀。幸獲生還。遂毅然致仕而歸。其後困抑無聊。又見時事日非。朝無撥亂之人。已無復用之日。撫時自思。覺為時之將暮。是以有秋興八首。香稻句喻食祿之非其人也。碧梧句喻固位之非其人也。蓋香稻非泛然養物者也。今香稻已啄餘矣。亦知其為鸚鵡之粒乎。觀啄餘之下。用鸚鵡粒一擺。然後知啄餘香稻者非鸚鵡。是本不應啄。而今竟啄而餘也。今碧梧已棲老矣。亦知其為鳳凰之枝乎。觀棲老之下。用鳳凰枝一擺。然後知棲老碧梧者非鳳凰。是本不應棲。而今竟棲而老也。啄餘喻食祿之豐。棲老喻固位之久。在朝所用。既非其人。乃已之貧而無位。實能有為。皆在言外。此等字法句法。精深曲折。又極顯亮。

工部集中。當為第一等妙文。那得輕易放過。

杜子美。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謹按宋趙彥衛御塞行程。後附長安建都城。以地高不便。隔在郭外。為芙蓉園。引水灌之。號曲江。明皇增築興慶宮夾城。直至芙蓉園。則杜詩二語。皆指長安也。

每依北斗望京華。後人改為南斗。誤矣。蓋身處川蜀。而日望長安。必不能確知其所在。故必依星辰而定之。則或左或右。猶可以意會也。若改作南斗。不過謂身之所在而已。然南斗在上而身實處下。豈身之所能依乎。况北斗原有定處。而南斗則東西隱現。四時不同。既為秋興。則南斗當在極西。亦必非身之所能

依也。此等訛誤。皆宜正之。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一

男季堂重校

孫正字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二

禮部左侍郎胡煦著

篝燈約旨六

諸賢

吳氏曰。閔子之在聖門。孝擬於曾。德行亞於淵。卽處從母一節。真誠愷摯。至性流行。辭費宰。諷長府。言和意果。彷彿聖人氣象。世儒往往高談性命。薄前賢不足道。而跡其居恒措履。反不如庸衆人之爲者多矣。是以君子貴實行也。

朱子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的多。方擔荷得去。聖門自顏曾而下。便用著子貢。

又曰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預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諸子

古人之不可及者皆必各成一德孔子門人莫不有然又如宋之諸子皆亦各有不可及者周子開宋儒之先豈所能及程子之篤行力學豈所能及張子之穎慧豈所能及邵子之好學篤信安貧樂道豈所能及朱子峙於其後獨集諸儒之學而傳之俾後世知孔孟之可學此則朱子獨擅者也。

儒與賢較然各別而人不之察也今試看先賢之在聖門得聖人而師之莫不靜專淵穆循序漸進各有所成至於諸儒其闕洛各成一是固不相假矣後之學程朱者惟許魯齋薛文清王陽明三公猶較然不同然必以窮經爲主各有心得乃佳徒言曷貴乎。

周子

孔子繫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始有太極之名極也者極至而無以加也太也者尊上之也因兩儀旣形推出所由以生之之故其中包含蘊藉有無混合可想而不可知乃始以太極二字贊之亦如乾象之釋乾元止以大哉二字贊之卽欲實指其中之妙不過曰萬物資始而已而其中之妙不可言也子思於未發之中說出喜怒哀樂卽是此等

之法。後人不知太極二字。止是贊辭。而或有或無。各競一解矣。然欲直謂爲無也。而兩儀四象。實由此生。欲直謂爲有也。乃當兩儀未生之時。又實不知其所由以生。故凡學周易。窮道理。不若止存太極二字。不必別置一解。猶不失孔子繫易之實理也。太極之說。自孔子發之。秦漢以後。杳不得其解矣。周子得于希夷。而後之儒者。始知有太極之說。周子之功偉矣。然其理之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者。止太極二字盡之。此固不待有圖之可傳。乃始足發孔子之蘊矣。然周子之圖則佳。而其說則未盡善也。夫圖之上一圈。在周子以無極當之。而其實則太極之妙。有無混合。不可言說者也。其下陰陽劈分左右。則兩儀之象也。其陰

中有陽。陽中有陰。則陰陽兩不相離。互根之義也。其下所列五行。則四象也。四象之下。宜列八卦。然八卦之成。不過男女之異體耳。今以成男成女二象當之。故可以當八卦之成也。至加無極二字於太極之上。則未爲全美矣。夫太極固非有無之可得言也。朱陸二子。競競辨之。而人終莫知其是非之誰屬。是太極之傳。雖有其人。而太極之實。恐未有定論也。不如止存孔子之說。不必索之於圖。猶可存太極之真也。

周子立圖之妙。全在無極二字。然此二字。亦只說得流行中之太極。指循環一邊說。則可矣。若敦化之太極。爲生天生地之大源頭。豈可言無。若源頭果無。則如許大之天地。如許多之萬物。

何能生成出來。便在循環之中。卽此無字。亦未盡確切。今試捫心自問。有乎無乎。今有纔搜求到源頭一邊。說着無字者。便指爲空宗。便目爲禪教矣。孔子乾象曰。萬物資始。所資者何事。有乎無乎。中庸之言中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在中者何事。有乎無乎。甚矣後人之自蔽也。

無極之說。宋儒論之極詳。要惟陸子之言爲當。詳具朱陸異同辨後。

孟子之性善。只是乾元二字認得確。周子之誠幾德。只是性善二字說得精。總是率性之謂道一句。見得明耳。獨於幾中分言善惡。竊懼其未盡然也。乾象言天命之謂性。便曰保合太和。曾

有些子戾氣可言乎。其文言說率性之謂道。曰善曰嘉。曰義曰和。曾有些子惡趣可言乎。總由認幾字爲兩岐之名。遂至貽誤後人。說成氣質之性。此不可不亟正者也。

幾非兩岐之名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微字卽中庸莫顯乎微之微。然止單說吉字一邊。則人性之本善。亦可見矣。漢儒添出凶字。則未達聖人之旨矣。

周子之誠幾德。卽周子圖中之旨也。誠極也。幾兩儀也。德五行也。比諸周易。卽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說。自漢以來。淹沒已久。而周子揭之。俾後之學者。得以窺太極之精微。探周易之大本。周子擔當斯道。其力偉矣。獨惜於八卦及六十四卦。未能



盡情標發出來猶不能無缺畧不全之憾。

陽變陰合變合字最精。變言其陽之動。合者合焉而已。明陰之無為而順受也。變者神用。合者形用也。

動靜者陰陽之義。兩儀之事也。兩儀者太極之所生也。太極一動便分兩儀。故曰太極生兩儀。非先生陽而後生陰也。必待陽之動極。乃始生陰。則陰為陽之所生。非太極之所生矣。即以動極之極。認為太極。則是太極便具動靜兩體。不得為太極矣。故周子所云。止是流行之太極。非敦化之太極也。

周子太極之上。忽添無極何也。曰此中原不是無。只是安放不下一箇有字。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既曰未發。便是

未嘗有。而仍添喜怒哀樂四字於上。則是此中之涵蘊無所不有。所以曰無極而太極。然止目之為中。則是但指其所在之位。而證之。至其中所蘊。仍不可得而言。所以謂為無極也。

天命之謂性。此性字便是無極。率性之謂道。此性字便是太極。天是一元敦化之太極。性是流行在人之太極。

誠通誠復。即子思率性之謂道也。

誠精故明。此明字即曾子明德之明。即子思誠明之明。然先儒講學者多。解此明字者絕少。孟子之良知。周易見天地之心。皆此明也。姚江標良知之說。而又取陽明以為之號。豈無見者乎。今試思愚夫愚婦。雖甚暗昧。苟一解說。皆可洞曉。非此心自然。

之明原有中存者在。烏乎能然。天下最難明之事。非心上見得極確。能行之無誤乎。夫此見得極確。非此心之明乎。未窺其際者。猶嘖嘖焉。排駁陽明良知之說。甚矣。可與其學者多。可與適道者難也。

周子最有見地。惟誠神幾三字。其無極圖。便從此三字出來。然細玩之。仍與無極之說相似。孔子乾元之利貞。說太和矣。于人心之一元。說善長矣。孟子於性中說善矣。子思於性中說天說發而中節矣。此之所謂誠者。卽周子之言性也。乃固謂誠爲無爲。彼能亨之妙。伊誰氏之爲乎。兩儀非太極之生乎。抑別有爲之者。出於其間乎。當知孔孟之所謂善。子思之所謂天。皆是說

性中之蘊。太難量耳。其蘊之大難量者。皆因後此之作用。大難量也。今日無爲。豈有終古寂靜。不發不率之時乎。不且爲釋氏之頑空寂滅乎。故知無爲二字。與善字天字之旨未合。

周子曰幾善惡。孔子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旣曰動。便是說亨邊之事。豈有從太和繼善而來。從長人之元善亨嘉而出。顧猶有惡之可言乎。有惡猶得爲嘉之會乎。猶得有義之和乎。此與善惡渾之說。孰得而孰失乎。故知周子幾字之說。亦未甚當。孔子之言幾也。只言其方動耳。乃於動字之下。便繼之曰吉之先見。言吉而不言凶。是卽性善之旨。子思孟子皆於此處得力。所以爲孔子一脉之傳。漢儒不知此旨。吉字下添出凶

字。以致後儒并將善惡二字。解說幾字。遊其門者。據誠無爲幾善惡之說。又分說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傳授不確。貽悞後世不少。恐聖人之本文。不可一字增損也。學者細心味之。當自了然。太極動而生陽。旣曰太極動。則是以太極爲靜體也。旣曰動而生陽。則是以太極爲陰質矣。觀下文靜極復動之說。可知矣。夫動靜皆兩儀之事。動靜幾也。陰陽幾也。陰陽與太極。原有所分。太極敦化者也。幾者太極所生。方亨之作用也。故曰動之微。今止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曰動而生陽。動而生陰。則未知幾之所以爲幾也。夫幾者動之微也。動然後有生。靜則烏能有生乎。今日靜陰爲太極。宜乎以無爲稱也。夫太極者。渾渾淪淪。活

潑潑地。其出不窮。其生不已者也。而要其爲體。則莫不可知。不可思議。不可言說。故孔子於乾之一元。但曰萬物資始而已。其所生者。則兩儀也。所以謂之爲幾。非止動陽之一儀也。今必待動而旣靜。然後生陰。則已在流行一邊。非敦化一邊之太極也。夫乾元者。周易之太極也。孔子釋之。一曰資始。一曰善長矣。何嘗有靜陰之目乎。靜矣。而萬物復何資乎。

周子於幾中。兼說善惡。是明知幾爲兩岐之名也。及其說太極之動。却又單說一箇陽字。夫動非幾乎。何前謂爲兩。而此謂爲一乎。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陰陽者。二儀之體也。動靜者。二儀之用也。

陰陽實而動靜虛。動靜因陰陽而有者也。其在周易。凡卦爻之陰陽皆有動靜。謂陰陽互根可矣。謂動靜互根能乎。比之中庸。靜則未發之候。動則已發之候也。謂未發為已發之根。猶可。謂已發為未發之根。則已發之為言。已在闢而散之之列矣。藉令既已發矣。猶可以返而為未發也。則既亨以後。仍可返而歸元矣。安得有各正之性命。貞固之事。幹哉。

竊以陰陽動靜俱生於太極。而此又以靜為未發。動為已發。豈不與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之說同乎。不知周子之言動靜。配陰陽而言。是說太極以下事。此言動靜。只人身之動靜耳。陰陽二者皆有之。既以昇賦於人。便在流行之太極一邊。故動靜不必

同時。若方從太極而出。有陽便有陰。動便有靜。陰也者。由陽而形出者也。靜也者。由動而形出者也。

前曰幾善惡。後曰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何自相戾也。既以無為為性。則幾乃性之所發。據孟子性善之說而較之。必有一差。周子本意。亦知幾中本不可以言惡。故特於後文舉出剛柔。以代幾字。然後於剛柔說出善惡。以實前文幾善惡之義。不知剛柔已在氣質一邊。是陰陽成形之事。非太極初亨形上之道也。程子氣質之性。便從此剛柔二字看出者也。無為者太極也。幾也者太極之動也。此時安得有質。而可以剛柔言乎。剛柔既不可言。安有善惡。如謂剛柔見而始有善惡。則已成四象。而不得謂

之幾。如謂幾中便有善惡。則又不得謂為剛柔皆有善惡。且與孟子子思大悖。如謂剛柔便是善惡。則又不得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後之學者。還當以孔孟為正。其在周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言吉而不言凶。則惡之不可以言幾。明矣。

今日幾非兩岐之名。然則孔子所謂太極生陰陽者非乎。如以陰陽必生于太極。為一時同生者乎。為異時各生者乎。曰。一氣而自具陰陽之理耳。張子曰。一物兩體是也。今即一物觀之。未有不陰陽之兩具者也。植物如草木。其可見者。形也。而漸長漸大者。氣也。是形氣之合一。未有能分者也。動物如人。其四肢百骸形也。而情性之具於中者。神也。是形神之合一。未有能分者

也。又如一物有上則必有下。有內則必有外。皆陰陽也。蓋此一氣出於太極。全是太和。則至柔者也。而其充塞天地。曾無一毫阻滯。則至剛矣。文王之釋乾坤。以此為利。孔子之文言。便以為利者義之和。和便是至柔之義。和出於利。利如利刃。便是至剛之義。利而和。和而利。此剛柔之合一而不分者也。龍戰于野。便是柔而剛。亢龍有悔。便是剛而柔。未有能分者也。周子謂靜極而動。動極而靜。此皆說在流行之際。非敦化之時也。若敦化之太極。則一理而動靜具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此則其見解最密處。

周子之誠言性也。其善惡言幾也。謂性中有惡。恐與告子湍水

楊子善惡混之說同見。若謂性中。止有剛柔。剛柔始分善惡。則剛柔善惡。便是陰陽之上。復加陰陽。便成四象。又不得謂之爲幾。總緣將幾字。認作兩岐之名。故誤耳。不知幾字。雖具有兩儀。不可直以幾字。便認作兩儀。孔子之言曰。幾者動之微。此正乾之亨。坤之亨處。尚未屬在事上。尚未有形質可言。安得有善惡可分哉。其在人則發而中節之發字是也。其下曰吉之先見者也。不曰吉凶之先見者也。此便是性善的確實妙義。子思親承孔子之教。所以曰發而中節謂之和。夫人情之發。不能中節。亦已多矣。乃不曰發而不中節者。以其率之于性。由太和長善之理而出。故也。率之于性。而卽謂爲中節者。性善故也。此便是孔

子于幾之初動。言吉不言凶之的旨。孟子私淑諸人。所以直謂爲性善。其原皆由孔子乾象及文言而出。乾象言性之賦于天者。卽天命之謂性也。至于利貞其性已賦。則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夫旣謂爲太和。會有些子戾氣乎。會有惡之可得言乎。如有些子戾氣。則必有阻塞不通者。安得有各正之性命乎。其文言言性之命于人者。卽率性之謂道也。開口便曰元者善之長也。會有惡之可得言乎。蓋人所秉之性。全由保合之太和而出。全是一片蘊藉之生機。故下曰嘉之會。嘉美也。亦卽善也。下又曰利者義之和。和卽太和之和。子思中節之和。卽由此兩和字而出。以其胸中。全是太和。雖未到成事之時。而立事之幹。全在

于此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直謂爲中節。直謂爲和。而孟子亦遂直謂爲性善也。今以子思之語證以常人之日用。喜樂和氣也。哀怒戾氣也。然哀痛之事。或數歲不一見矣。如作哀矜之哀。則又惻怛之心。仁慈之本。太和之發也。怒爲戾氣。雖極暴厲人。未必日日有之。而喜樂二者。則因景因事。隨時可見。由此言之。則和氣之中存。而性之無有不善。概可知矣。孟子之乍見孺子。赤子知愛。皆不必聖賢。自然而然者也。今觀人與人甫一相接。皆各有藹然相合之情。未有甫與人接。便詬詈不已者。也是皆和氣之充也。和也者。善之繼。性之成也。後人未達。豕與文言之旨。又欲牽扯周易。以釋天性。故將幾字。兼說善惡。

竟與告子荀揚同爲異見。乃程朱宗之。亦遂兼說氣質之性。夫性何事也。而可以氣質言乎。不知幾字。只是性之方動。率之則有善而無惡。不率則必爲襲取。盡成惡趣矣。是外感也。非性也。此解自具于顏淵問仁章。及孟子乃若其情章。今欲明性字實義。不盡去從前之異解。不恪遵孔子子思孟子之言。則性命之學難言矣。

周子無極圖。實本于先天八卦。蓋周子之無極。卽八卦圖之虛中。其左似坎。右似離。卽先天之左陽右陰。特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以寓根陰根陽之義。此周子之心得。知陰陽兩不相離。又有相須互用之妙。觀他下變合二字。便是乾重元亨。坤重利貞之

理然四象已在其中。故下遂列以五行。要當知周子所授斷有  
种穆之傳。至無極圖。則周子之另作者。何也。伏羲之先天。非取  
則于河洛者乎。無河洛。有先天乎。誰謂周子無所做乎。

朱子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太極是五  
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煦按既云太極是陰陽五行  
之理皆有。至與陸子論辨。如何又偏主無極。當知周子全是說  
流行之太極。必如易中方是說敦化之太極。然太極必竟非圖  
可畫。所以周子特添出無極一圖來。及細玩周子之無極。便在  
太極圖中。正是伏羲先天八卦耳。止就其圖說。又與所畫之八  
卦圖絕不相合。為其所說陰陽動靜。是相連而生。與周易太極

生兩儀之說。總不相合。何也。陰陽同生于太極。是一生俱生者  
也。

問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  
以善惡于動處並言。不同如何。朱子曰。情未必皆善。然本則可  
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惟反其情。故為惡。孟子言其正。周子則  
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煦按此論。總與孟子性善之說不合。故  
與周易相違。孟子則深知周易者也。言性者。當分別內外。須知  
那件是本來的。那件非本來有的。然後知孟子立言之意。然後  
能合周易之旨。蓋周易一書。全言性情。不實能洞明周易。其違  
孟而信周者。宜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至動時。又是這靜底耳。照按此段極粹。

又曰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幾善也。姤之初六。幾惡也。照按復姤皆象人身中事。非天地也。姤破乾體而成巽。是由渾然至善中而生此惡幾。誠惡乎其後之長也。復破坤體而成震。是由端然靜正中而動此善幾。正喜其元善之動而來。若太極初生之陰陽。仍當于乾坤二卦求之。斷不可曰陽善而陰惡。

又曰幾字自周子發明。尤親切耳。照按周子之幾善惡。只是誤信漢儒吉之先見一語。添出凶字。總由未知性善二字耳。予已辨正于繫辭註中。

羅整菴曰。通書四十章。義精辭確。至於五殊二實。一實萬分數語。反覆推明造化之妙。本末兼盡。然語意渾然。即氣即理。絕無罅縫。深有合乎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旨矣。照按既知一實。則不可止言二實。然以二說實。固亦無不可者。乃既以爲一實矣。而又加無極于太極之上。非自言而自背乎。

又曰周子誠上章。誠即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陰靜也。純粹至善。

者。即太極之理。有善而無惡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即動靜也。道即太極也。繼之者善。即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即誠斯立焉。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即太極靜而陰也。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易即陰陽互根。動靜循環。而性命之源。即陰陽動靜之理。太極是也。圖與書相表裏如此。助按道即太極也。是看道作所以然之說。既知為誠之源。便在大本一邊。如何說得陽之動。各正性命。上本乾道變化來。如何說得陰之靜。又曰陰陽即動靜也。便已是太極之發用。如何又曰道即太極也。反說回大本裡面去了。觀一陰一陽之謂。止說陰陽即是道耳。如何將陰陽說在用邊。道字又說在體邊。至於幾善惡。則未明吉之先。

見一語。聖人止言吉而不言凶。必有故也。蓋水之清濁。必有本源。未有源頭既清。逮其流出。尚雜些。須泥滓者。也可惜。後學止向宋儒口頭。一句半句。搜求道理。絕不向孔子周易破費死工夫。恐終不免趨易避難之弊。

邵子

邵子於天地間所有。悉分爲四。是即陰陽太少之推也。伏羲以之畫卦。揲著以之命爻。舉不能外。而況其他乎。要其大旨。亦只陰陽二者之交耳。故言易者。不可不知交字之妙。

宋儒于周易。極精極深。無若邵子。至其來往之義。恐未盡當。故令後人指爲卦變。亦偶踈者也。夫來則太極生兩儀之事。往則

內外卦分界之旨也。來謂源頭，往謂由此而前進也。周易象傳確有明證。邵子謂往謂往日，來謂將來，較諸先天圖止可以言陽而不可以言陰，是得半之說也。詳見原卦來往條內。及卦變下。

其釋方圖本于孔子之說卦，然亦未盡方圖及孔子之妙。夫方圖者，天地既交，將已有質，故方之以明其靜也。又納之于圓圖之中，其妙則以氣用者在中，以形用者在外，是即形之既成，虛靈居中，而肢體外衛之象也。論形則天外而地內，論理則形外而神內，此即天地既交之象也。以爻而論，得初爻者在中，得中爻者在外，得末爻者又在其外，而乾之與坤，乃渾淪包之于外。

明天地閉成形成性者，即天地所生之萬物也。

天根月窟，創見于邵子。釋先天八卦一圖，深達陰陽始終之妙，詳見首卷原圖。

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此即乾象統天之說。而子思語大莫載，語小莫破，亦是此旨。

邵子擇語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

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是言先天圖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是言後天圖，然後天即先天之既交也。胸有一方圖，皆為先天而設。

得天氣者動得地氣者靜。木之枝幹土石之所成所以不易。花葉水火之所成故變而易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煦按神象太極氣象陰陽體象形器也。水者火之地火者水之氣黑者白之地寒者暑之地。草伏之獸毛如草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煦曰水游之物鱗如波濤之紋。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在水者不暝在風者暝。走之類上曉接下飛之類下曉接上。飛之走鷄鳧之類走之飛龍馬之屬。鷹鷂之類食生物陽也而鷄鳧之類不專食生陽中之陰也。又虎豹食生物剛也而猫犬之類食生又食穀剛中之柔也。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煦曰靈機觸響而動天之聽也。虛機倏覺而明天之視也。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易有實數三而已。參天者三三而九。兩地者倍三而六。學不至于樂不可謂之學。海潮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煦曰月與地同德見附論日月中。植物體縱動物體橫。煦曰人宜橫而縱是動植之兼體也。故最靈於萬物。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者命在首。自根生者命在根。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也。有溫泉而無寒火。

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也。煦曰陽能入陰陰不能入陽也。天下之事始過于重猶卒于輕始過于厚猶卒于薄况始以輕始以薄乎。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

朱子曰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煦按數而無理安得有數惟非理而誤認為理乃真無理者也若孔子之易正是因卦因爻而論斯理在其中數亦在其中矣偏於數者猶且不能遺理恐偏於理者將必有易外之理故邵子必不可忽邵康節先生知慮過人遇事能前知程叔子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先生于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于

是據世事之已然者皆以先生之言先之。煦按此方可與言數學者近時亦有數學善藏其用者使人敬之予嘗扣其實得却無他奇。

程子

大程子云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皆格言觀易須識時然後見逐爻之間嘗包涵數義聖人嘗取其重者為之辭先生此言真知易者

河南劉氏曰大程夫子達于從政以仁愛為本某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河南朱氏曰先生之學以誠為本蓋誠者天德也先生得聖人

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代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

藍田呂氏曰：先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擇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朱子曰：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擴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

於智者為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是應擴然而大公，而觀物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照按明道答橫渠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所作。大公即西銘所言也。順應即中庸率性之率字。

又曰：橫渠有意于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以為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而應物之際，自然不累于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被物誘去矣。

問：明道云：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朱子曰：是大抵不可以內者為是，而在外者為非，只得隨理順應。照按不可以內者為是，此語有大病。與告子杞柳之喻相似。緣只認得

因物付物爲順。不知程子止是論性。須體認子思發而中節一句。方有着落。何也。發而中者。本乎中也。卽率性之謂也。率性而中節者。性善故也。不率于性。必至于差百錯。

問明道云。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一段。朱子曰。這道理只熟看。久之自見。煦按必如程子此語。方爲知性者也。何嘗與孟子集義之說有差別。

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二語。非深達一貫之旨者不能。

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非實有玉尺在手。烏能較二子之短長。

程子說仁。便實去做仁。說誠。便實去做誠。宋儒腳踏實地者。止

此一人。論其造詣。與深積力久者相似。蓋曾子之亞也。

明道所謂擴然而大公者。虛之體也。物來而順應者。靈之運也。

### 張子

張子西銘。是言理一。不是言分殊。但解分殊中之理一。方能一以貫之。

張子西銘。從論語問禘章。與中庸郊社之禮節。及禮記萬物本天。人本乎祖。并哀公問理會出來。觀其氣概。橫塞天地。與孟子浩然同矣。其正蒙諸篇。則全從孔子繫辭與說卦理會出來。然細觀宋儒之書。要惟張子一人之論。全是理會易辭而出。

分之必殊。原不待言。卽如一人也。耳目口鼻。額額輔頰。無不同。

也。然終古無兩人相肖者矣。聖人之裁成輔相，皆是于理一上做工夫。子思之位育說，歸率性之道。孟子之萬物皆備說，出誠身之樂，皆是惧人徒知分殊而不知理一也。

帥吾其性，帥字去聲，非入聲也。卽孟子氣帥之帥，言爲主也。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說豫字。

張子天資最高，看他將化之與神、氣之與虛、兩儀之與太極，打合一片，是何等見識。今將正蒙最精者標而出。

張子擇語：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

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

照按此謂形器資虛而立，實吾儒之的傳。若謂形器爲虛，則同

釋氏之論矣。要亦形上之道，形下之器。二語見得精耳。氣聚

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照曰日光

附月與地而始見，麗于虛則無由自見，是麗于實也。文理之

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

知明之故。照曰此與周子動靜互根同義。氣之聚散于太虛

猶冰凝釋于水。照曰張子妙于言氣，本形上形下二語來，非氣

則曷由形乎。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

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神者太虛妙應之目。照之



言靈亦猶是也。兩不立則一無可見。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照曰解此則參贊位育不難。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理過于耳目心思。聖人盡性不以見聞牾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易一物而三才。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

陰陽之義張子所云一物而兩體者是也。

西銘不止言體全是言用。其必從大原說出是要人不可遽作分別耳。各正性命以後天下之分殊原不待言。張子本意只是由其分之殊推明理之一。使知生身之原胥原于生物之大原而已。

照按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志在事先。述在繼後。何謂繼便是繼之者善。何謂述便是體仁長人四句。其下承之以君子行此四德句。而曰乾元亨利貞則述可知矣。張子本領只是得力於周易遂令人駭其入理之深。

整菴羅氏曰張子正蒙由太極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

作二物其求之不為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然之理。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于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于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胸按此四語。首二句原不可易。即中庸天命之謂性。蓋氣化便是天之大用。各正之太和是也。其合虛與氣。便是言生人所受之性。長人之善。正在此中。只因宋儒有氣質之性一說。便將這箇氣字也看壞了。豈知性是虛靈的。氣只是形體。性必附氣而具。特不可認氣為性耳。至第四句。則不能無弊。蓋性中未始不含知覺。性中却說不得知覺。必如孔子貞

固足以幹事。方是說性中之含蘊。繫辭又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方是此時之事。便是其體。謂之易。易之一字。便合天地間之大體。大用而兼有之。自太極生出。至于有形有質之萬物。如男女居室。以及聖人之參贊位育之妙用。非人之有也。皆易之用也。烏得專言體乎。道也者。大用之所在也。亦不得說在理邊。看作所以然。

敬軒薛氏曰。張子曰。一故神。即神無方。曰兩故化。即易無體。胸按兩者一之體。一者兩之神。故曰兩不立則一無可見。

朱子

朱子有希聖希賢之心。有博文約禮之學。後人但護惜其名。而

不是正其道理。恐非朱子之所樂。

朱子之解。惟虛靈不昧四字極妙。惟無窮盡無方體六字極確。其他性道之說。不能不閒有出入。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靜。這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耳。此解最粹。

敢於背孔而不敢背朱。皆見其宮墻而未見其富美者也。

紫陽孔子之功臣也。學紫陽而忘孔孟。是習其流而未竟其源。

樂其外華而未察其內美者也。

朱子之學。以學爲學。後儒之學。以講爲學。子曰。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

朱子生平得力。易不如詩。詩不如四子書。

朱子集于羣儒既倡之日。周子開于一儒未起之先。則周子之時勢。較朱子爲難。

有借朱子而指摘陽明者。聖人之門。貴行不貴言。使朱子而居陽明之時。不識能逮陽明之事功否。

朱子之學。亦極博矣。而其粹精盡在四書。蓋生平之功力。獨萃於此故也。第于中庸以道字解爲路字。率字看作行字。中和位

育必欲分別到底。不識于一貫之旨。有合否耶。自來論先儒者。皆樂道其長。而不欲斥其短。第吾儒傳授聖學。但當以聖人為師。衷諸聖言而止。背聖而宗儒。豈學者之自命乎。且但取其長。而不察其短。不惟非擇欲其精之旨。但恐流為道諛之亞耳。政恐先聖先賢。未必樂有諛我者也。以取功名。宗一家言可也。以明聖學。則是非斷不可以無辨。

漢唐以來。擔當聖學。無如朱子。後儒不惟無學朱子者。并識朱子者亦鮮。

陽明詆朱子為楊墨甚矣。夫朱子固兢兢乎學孔孟思曾之正學。欲以傳聖人之道。以垂教萬世者也。第於四子書中。所釋有

與四子之旨。微有不合者。明於四子書中。已詳辨之矣。

程朱

學孔孟者。淺深異候。要亦各有短長。乃于程朱。則錄其長而棄其短。或更目所短而亦以為長。于陸王。則摘其短而棄其長。或更目所長而亦以為短。不盡讀古人之書。不深察各家之奧。徒信耳以論古人。豈持平之論乎。大都自漢以下。凡克留心聖學。聖道皆孔孟之徒也。只宜以子夏篤信聖人之評。評程朱。以子張好高務外之評。評陸王。庶有似焉。要亦不盡然也。陸王固狂之流。而參賜之亞也。夫人之溺于利祿也甚矣。學聖之徒。數百年不一見。如畫刻以繩之。政恐後人之裹足而不前矣。

襲程朱之緒餘。而嘵嘵不休。匪惟尚口之可慮。抑亦近名之足羞矣。

程朱游夏之徒。十哲之配。先賢之亞也。雖未盡入聖域。亞顏曾一等矣。

男季堂重校

孫鏗正字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二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三

禮部左侍郎胡煦著

篝燈約旨七

諸儒

孔子之一字。何等尊貴。曾子之明字。何等確切。子思之中字。何等渾淪。孟子之浩字。何等擴大。

孔子猶天。顏曾思孟。日月也。諸儒。星也。試以學庸兩書。較後世諸儒之所得。其淺深高下。當自豁然。

顏子之樂。不易到。且學孟子集義之慊。孟子之義。不易集。且學孔子時習之悅。學聖人之學。固當以孔顏思孟為準的。然孔之

美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矣。曾之切實猶覺太簡。思之深邃猶覺高華。可以身體力行者。惟孟之集義養氣四端充擴之語。近而易求。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期許不嫌太高。致功必先有據。吾竊有以私淑之矣。後儒之論說。有能如孟子之親切著明。愚雖不敏。亦當以瓣香奉之。

邵子之易。蓋亦極精極微矣。然皆圖象中領悟得來者也。故于經文未有註釋。或亦有不足者存乎。至其發明往來二字。亦有訛誤。後儒引之以為註釋。學者泥而不達。亦能使周易之實理不大顯露。至其有取于揚子則非。

張子天分極高。但取資于六經。而有無隱顯交關處。實能見到活潑潑地。此豈中人以下。所可能乎。至其詮釋經書。或亦有未當者存。然而長處不可掩也。

荀子性惡之說。憤辭也。欲其勤學以修禮立政。歸諸聖人之參贊耳。去揚子偽學遠矣。恐以氣質言性者。反不免有純駁之辨。陸子天分極高。見地極超。後人信耳。躉朱而貶陸。皆未嘗即二子之論。而考其實也。

後人讀書。知有功名已耳。及語以聖人之學。則又高談濶論。褒貶古人。逮徵諸實見。不過然人所然。否人所否。胸中絕無確實把柄。要亦信耳者也。夫學聖學者。嘗數百年不一見。即如陸王亦可為聰明卓絕者矣。乃今之學者。薄之其薄。陸王者。又皆急

功名趨勢利。但學時文者也。豈陸王之不予若乎。何不揣之甚也。須知朱程陸王。悉皆孔孟之徒。特其姿性。有高明沈潛之別耳。設此數人。同生春秋時。要皆宮牆中人。未易軒輊者也。夫高明沈潛。兩不相能。亦易辨矣。必務爭之。曰某者勝。某者負。某者是某者非。卽此必爭之心。便非孔聖及門所有。但當辨別精粗。各存其是。而可耳。

漢儒至董子。而聖學始倡。卽道之大原。出於天一語。其原本出于中庸。而宋儒遵之。悉莫能外。今觀天人三策。及繁露一書。儘有極精極微。非後儒所能及者。竊憶獨創之難。不似後儒共和之易也。今之議董子者。大約據天人三策而論之。至於繁露。未

有輕置一語者。豈其未嘗寓目也。恐未能盡悉董子之意也。然而周子固開宋儒之始。而董子於羣言惑亂之時。獨倡爲天人合一之說。董子之功偉矣哉。

董子曰。道者所由以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又曰。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皆扶持正學。極有見地者也。然其本領。盡在繁露一書。

董子擇語。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陰道尚形。而貴精。陽道無端。而貴神。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其澤。雖厚自愛。不予爲

仁。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于地。刑反德而順于德。天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

揚子好奇而妄作者耳。徒以奇字奇解。惑亂天下。所以有太元之作。究其實際。全無用處。豈知周易小用之而趨避之道在。精用之而性命之道在大。用之而位育之道在乎。太元亦言吉凶。畢竟是不可試驗之吉凶。卽其卦起中孚。畢竟非天根月窟之正理。自其依傍周易。另作一種法套出來。遂使後來好名之士。不顧道理之合不合。皆人人擅作者之場矣。豈知天下無二道。周易之外。不容更有周易。非以周易大中至正之道衡之。不可

得而辨也。楊墨充塞仁義。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太元亂易。甚於楊墨。學孔孟之學者。宜何如擯斥也。

太元之擬易。中說之擬論語。擬其辭之似耳。衡以大道。則索然無味。然論語之中。有克復之仁。有一貫之道。而彼何有乎。徒見其不知量耳。學者欲明至道。詳味六經。熟參四子書而已足矣。馬融王通。鄭康成。虞仲翔。荀慈明。皆傳經者也。王肅之兼義。雖未能盡合。而畧例一書。則周易之大意。已在其中。蓋見其概而未見其精也。

聖學至唐。亦已微矣。韓子之原性原道。雖未盡醇。然而矯矯錚錚。固亦未可誣也。



涑水司馬氏

仁宗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司馬先生繼之  
疏三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先生見韓公等曰諸公不及今議定  
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  
敢不盡力于是遂立英宗為皇子煦按此皆預養于宮中者也  
其非預養者當又不同後人援以為興獻王之例未當

豫章羅氏

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  
氣象朱子曰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  
謝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

有動時自有靜時煦按闢靜字非也人到紛擾時何能體到精  
微其敬字則動與靜之工夫也但只說敬則已在心之發處了

延平李氏

延平李先生曰若說靜處有而動處無則非矣  
又曰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于未始  
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  
可見矣

所謂未發以前氣象亦止要見得本體湛然如明鏡止水而已  
明鏡無塵止水不波心體之靜似之

西山蔡氏

周易圖書別集 卷十三 箒燈約旨 諸儒 五 蔡氏

朱子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于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照按康節之書有用。而季通之書。果何所用也。

整菴欲為書傳。未及為。遂以屬先生。洪範數學。久失其傳。季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沈也。照按在易而言數學。已非周易本旨。至於洪範。亦得為數乎。洪範而為數學。抑誰氏之言乎。

九峯蔡氏

九峯先生序書曰。一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一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治與道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

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文武相傳之心法也。照按書序皆不可易之至論。

序洪範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然則易無數乎。何其悖也。

又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照按此皆易理也。皆由陰陽既合而生。非範數孤陽獨行之理也。

又曰。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照按順逆說倒了。仍是邵子之說。

敬軒薛氏

周易圖書九集 卷十三 篝燈約旨 諸儒 六

薛敬軒曰。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煦按亦不宜分說動靜。乾之文言。君子體仁。四句。動乎靜乎。又按周子主靜。朱子主敬。竊意敬字說在靜時。亦不能無弊。何也。朱子之註明德也。固曰天之所賦於我者。虛靈不昧。既曰虛靈。可知匪靈不虛。匪虛不靈矣。今要將一箇敬字。就中填實。必無以存虛靈之體。是已着在用邊。成動而不靜者矣。夫孔子之言敬。固皆說在有事一邊者也。其於樊遲問仁。則曰居處恭。執事敬矣。夫居處之恭。是專欲此身之無偏邪倚頓也。身也。而非心也。彼清虛之在中者。固自若也。至於執事。乃始言敬。非在作用邊乎。其於仲弓。固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夫出門使民。非作用邊乎。卽在中庸。說出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亦是懼覩聞之攙和。不能如未發之中。虛靈不昧耳。今將一敬字。憑空填實。彼虛靈不昧者。曷在乎。大本之不存。奚爲而有達道。固知主敬之說。不若主靜立人極之說。爲足亘千百世而無弊也。

又曰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煦按此竟視孔子所言之太極。爲有形者矣。若說無極二字。只是發明太極中無聲無臭之妙。如此則用作太極之註脚可也。亦不宜加於太極之上。

敬齋胡氏

胡敬齋曰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沈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懸

又曰敬該動靜兼內外又曰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于坐忘卽是坐弛敬則自無此患

月川曹氏

曹月川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謂無形象無方所極謂至極理之別名也太者太無以加之謂照謂如此以言太極方是真太極切不可竟作圖看

又曰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至極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照按此方是道字正解

陽明王氏

陽明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一時學者心儀口誦而艷稱之不知此四言大有語病夫以無善無惡而言心體仍是周子無極之說恐與頑空何異孔子釋乾之四德皆屬天道一邊事其于元之既亨而利貞也便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既有保合之太和有乎無乎不待辨而明矣文言首兩節全言性之未發故次節曰足以足以云云足以而仍未發則其所蘊可知矣其言元曰長善亨曰嘉會嘉美也亦美其善也利曰和義和卽太和之充也貞曰事幹猶云作事之主腦皆未發之義也有乎無乎不待辨

而明矣。或以太和指氣而言。夫氣固未有離理者也。只緣爲學之初。外襲之念。不能不雜。故無善無惡者。欲其心之虛耳。以此爲心之體。則大非也。故以爲無惡。猶可兼無善而言。失性善之旨。則斷斷乎不可。其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亦大非也。夫意之動而有惡也。是有知有識之後。由耳聞目見而入。藏匿于中。而漸次發生者也。今觀一月二月之嬰孩。便知親母。彼其意中。亦有何念。可以惡言乎。其必兼善惡而言意。始于周子幾善惡一語。此緣周子未明幾字之妙。又誤信漢儒于吉之先見一語。添出凶字。遂致貽悞後人。此皆未明幾字之妙也。夫幾者動之微也。非兩岐之名也。周子本太極而言其所發。則不得不以兩岐

之說。求合乎陰陽之義。然周子已知此處善惡二字。原有語病。故于後面補說剛柔二義。謂剛有善惡。柔有善惡也。然既別爲剛柔。又于剛柔之中。而別爲善惡。則已在四象之列。而不可以言幾。不知幾者。止是動之微耳。太和之發。由長善而出。有何惡之可言。故孔子止言吉之先見。而不復雜以凶字。非無故也。蓋本天而動。則全是太和。赤子之良知可徵也。孔子曰體仁足以長人。體此天也。子思曰發而皆中。動于天也。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于端倪呈露處。言意之方動。遂確乎以爲性善云耳。此際又安得有惡之可言。而以爲有也。夫動而有惡。皆耳聞目見。緣感而入者。故孔子之教顏淵也。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防之于將覩將聞之際。子思之作中庸也。亦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防之于未覩未聞之先。懼泥沙之攙和清源。朱綠之汙染素質也。孟子曰非由外鑠。蓋誠知外鑠不必盡善也。安得謂意之動而便有惡乎。子思曰發而中節。發卽意之動也。發而有惡矣。猶可以中節言乎。顏子不遠之復。復謂本然之天。遠謂後來之雜也。若說意動便有惡。則顏子之復亦可云復于惡乎。若說本然之天無善。則亦可云復于無善乎。至以良知說在格物之先。似與大學先格物後致知。不相類矣。不知大學之知。乃極致之知。是由格物而得之者也。陽明之良知。是赤子之知。審別物類。分辨好醜。雖至愚極陋。莫不皆有者也。此陽明之卓識也。

陽明之語屬員也。曰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此語便是性善確證。試問昏昧蔽塞者。外之襲乎。抑中本有者乎。如知非中本有。則不辨自明。而意之動而有惡。可知非確論矣。陽明之傳。惟王時槐最得聖道之精。時槐劉文敏之弟子也。罷官後反身實證。始悟造化生生之幾。不隨念慮起滅。其論性曰。孟子性善之說。決不可易。使性中本無仁義惻隱羞惡。何從而生。且人應事接物。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非善而何。按此則知時槐之見地確矣。故凡不知性善之說者。皆不敢以爲知道。

許孚遠亦陽明之傳也。其言曰：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

孔子之門，親得聖人以爲之師，而得聞一貫者，僅曾子一人。陽明生數千年之後，而得聞一貫者，宜乎知陽明者之鮮也。

周子發周易之精，開宋儒之始。較朱子之集成者難矣，而無極一圖，實有以發太極之祕，傳聖道之精。自是以後，不達周易而漫言性理者，皆學也，而非道也。然亦不能無誤。

陳白沙矜慎自持，與朱子相似。大約閩廣學者，多是如此。至其作用，恐不逮陽明遠甚。夫聖人之學，明體達用，經綸參贊，皆分內事，不徒作自了漢也。孔子之栖栖，孟子之皇皇，皆是如此。若白沙者，自治則有餘者矣。

元之學者，人多美靜修而薄魯齋。是未察孔子之于春秋，爲何如時也。不遇盤根錯節，不足以別利器。人果以聖賢之學自命，負焉，所往而不可。

不盡闕各家之書，盡得各家之意旨。輒聞人之所聞，恣爲褒貶，是猶隔紙窻而覩人形，自謂已確，不知止屬影響耳。佛老固有差別，陸王固有短長。然必盡觀其書，知其差別在甚處，短長在甚處，然後持論，始可以服當人之心。孔子之于老子，猶適周問禮焉，不聞有薄之闢之之一語。周子之太極，邵子之理數，傳授之者，始于希夷。希夷固老氏之亞也，不聞并太極理數之說而俱非也。顧乃不滿于後儒之心，竊虞其量狹而多忌矣。亦胡不

思之甚耶。天覆于上。地載于下。六合之內。何所不容。豈以其精也粹也而收之。粗也惡也而屏之乎。擇術而進。隨人之材分。然廣博之物。非廣博之器。則承受難矣。

朱陸陰陽形器之辨

乾坤者。陰陽之物也。卦爻不離陰陽。故卦爻不離時位。乾以神用。流行而不息。故聖人法之以徵時。坤以形用。有定而不移。故聖人體之以徵位。陰陽者。太極亨通之靈機。凡氣之流行不息。體之一定不移。非是莫爲之宰。是固方出于太極。全具太極之神。能物物而不物于物者也。周子之誠。太極也。幾兩儀也。於誠幾之中。添一神字。便爲其能不物于物也。張子曰。神者太虛妙

應之曰。便是說在靈動一邊。非太極渾淪之時矣。朱子執爲形器。則是有形有體之物。乃得具此兩儀。而流行之氣。徵于天運。運于無形者。皆不得而有之矣。陸子辨之。取始終晦明。奇耦上下尊卑之屬。皆無形之陰陽。而時之與位。形之與神。乾之與坤。兼有之矣。今取朱陸往來之書。以辨證于左。

朱子曰。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象山曰。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朱子荅曰。大傳旣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則道體之所爲也。



煦按太極陰陽非有二也。陰陽卽太極之旣動。能亨太極之大用者也。太極者主宰之陰陽。陰陽者運行之太極也。特因太極無形。主宰于中。不可言說。故第從太極之動處說起。孔子之言道也。旣說出一字。便是太極。而又必說到貫。便是此一之流行處。道也者。天命之大用。充塞昭著于天地閒者也。故子思遂稱爲達道。大本則性也。而非道也。周易本言性道之書。因太極之精切。天命之蘊含。非可言說。故多說在大用一邊。如先天圖之兩儀。文王之乾坤。周公之九六。孔子之分而爲二。以象兩。皆是從陰陽說起。而陰陽之所從來。俱從而置之。非圖可畫。非言可說也。旣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道字說在用邊。形字說在跡象。一邊皆太極之動。一元之亨。著見流行之會。特未至成形成器耳。若形器已成。則形器也。而非道也。器則有質。在重濁一邊。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中庸之言性也。雖從大本說到天命。畢竟未發之時。無可言說。故但指其位而證之。謂爲中焉。而止耳。以所性之中。非陰陽之所可言也。今旣有陰陽可指。故止說在道字一邊。而又以爲形上之事也。今日所以一陰一陽。則道體之所爲。是將道字爲本。陰陽爲用。陰陽與道打成兩截。不惟非夫子一陰一陽爲道之本義。并非一以貫之之旨矣。豈知陰陽方由太極而來。原在兩儀之地。此後所成之四象八卦。

猶不可以形器論。况陰陽乎。蓋陰陽方出於太極。流行於形器之中。無體而有用。故直以爲道也。道也者。非形器可得而拘。故又曰形而下者。斯謂之器也。

象山復之曰。始終晦明奇耦之屬。何適而非陰陽。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陸子引天道二語最確。蓋天道但有陰陽可言。非有形器者也。今顧以一陰一陽爲非道。而直謂爲形器。爲昧於道器之分。則孔子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語非乎。朱之顯背於孔。莫此爲甚。第證以孔子之言可矣。總由認陰陽爲形器。而不知陰陽全是太極方出之大用。全以神行。故能兼無形之氣。有形

之器。胥能合體。而初非有兩。觀陸子所用四十字。如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皆無形無器之陰陽。則陰陽之分位。斷可識矣。

朱子答曰。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

凡有形器者。皆物也。非陰陽也。陰陽特具於其中耳。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皆道也。

此曰有形有象者。皆器。是誤看形上之形。爲形器之形矣。烏知此形字。卽乾象中流形之形。卽中庸形著明動之形。不可以迹拘者也。若形下之形。乃始謂之爲器。此形字亦在動用

顯著一邊亦不可以形器言也。蓋形上形下二形字。雖皆陰陽之所形。而形則不同。形上之形。是形之至輕清者。無形之形也。形下之形。是形之至重濁者。有形之形也。有形之形。可以體求。無形之形。不可以迹拘。故孔子遂有道器之分。若以形上之形。便謂為器。則下句為贅言矣。當知陰陽之妙。資氣以動。故可以形而上。又可以形而下也。上文猶說道體。至此則直謂之道。不獨將道器打成兩截。并將道字分際。亦錯看了。蓋道止在大用一邊。原與大本一邊無涉。故子思曰。率性之謂道。性大本也。道大用也。故子思遂以達道說在已發之後。今既以陰陽為形下之器。又曰有形有象者皆器。則是認

陰陽為有形有象之器矣。請問始終晦明朝夕尊卑上下等是陰陽乎。非陰陽乎。為有器者乎。為有象者乎。此不待辨而自明者也。

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以謂之器。

始終晦明何器可言。此中惟奇耦二字。由大衍之數而成。見著之有形。遂謂為器耳。然著之所撰。雖有奇耦之數。而著中所蘊。則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其義固有四種。非直畫一奇耦而遂可以使卦體之成也。即卦之既成。畫出重交單拆。乃始有象。其卦究何象乎。不過象陰陽之太少耳。然奇耦止有二象。將謂奇耦為少陰少陽而已。缺却太陰太陽。將謂奇耦為

太陰太陽而已。缺却少陰少陽，烏能成卦。夫太陰太陽少陰少陽見於著中者，有何形器可象。卽聖人擬爲重交單拆，亦但分別動靜，想像其道理，合當如此。卽後世聖人擬爲連斷之形，亦非有形器之可拘也。予嘗謂易中卦爻皆是先天，正謂著中之陰陽老少，原不當以形迹求也。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

旣以聰明慈孝爲道，聰明由旣用而見，慈孝由有作而見者也。謂爲道也，誠當然。聰明慈孝必有所由，以聰明慈孝者，予誠不知，又將何者爲所由，以聰明慈孝者也。今旣以道爲形

器之所以然，又以聰明慈孝爲道，然則聰明慈孝卽形器之所以然乎。且止論陰陽，而牽入聰明慈孝，與陰陽何涉。言耳目而不言心性，宜乎其執陰陽爲形器也。太極之與陰陽，一理而分體用者耳。性與道，一心而分未發已發者耳。太極者天地之性，性也者人身之太極也。人知發而爲達道，不可以形器相求，乃顧以太極之動，謂爲有形有象，何歟。子思不曰性之謂道，而曰率性之謂道，蓋性之與道，一事而分體用者也。性不可以明言，子思但謂之爲中。至於發而中節，然後謂爲達道，則是道之爲言，全在大用一邊明矣。朱子謂形象皆器，道爲器之理，將謂陰陽以道爲本乎。如謂陰陽以道爲本。

則子思亦當以達道爲本。而未發之中。又置之何地乎。不知陰陽卽太極之動。道則吾性之發。陰陽之鼓盪而充斥者也。竟將道字占却性字地位。則未知性爲本。而道爲用矣。然而孔子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謂天地間有形無形之充周。皆此陰陽之流溢。故謂陰陽爲道。而不謂爲形器。此斷不可誤解者也。子思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是從大用之中。見出不可思維的道理。正如說陰陽之中。便含有太極相似。然陰陽不可以形求。卽流形之太極發育之大道故也。若以太極比之道與陰陽。皆在發用一邊。陰陽之不同于太極者。太極靜而陰陽動。太極爲主而陰陽爲使。靜而爲王者。隱而不可知。

動而爲用者。顯而易見。因陰陽能發太極之用。故尊而重之。謂之爲道。所以說一陰一陽之謂道。蓋凡言道者。皆充周彌綸。參贊位育中事也。

照按太極體也。卽大本之性也。形器用也。卽達道之道也。其中斡旋妙用。全屬陰陽。形上形下之形。指用而言也。太極之譬若匠。形器之譬若房室廬舍也。其斡旋妙用。則斧鑿之力也。指陰陽爲形器。亦可指斧鑿爲房室廬舍乎。太極之譬若豆。形器之譬若腐。其發散凝聚。則膏漿之力也。指陰陽爲形器。亦可遂指膏漿爲腐乎。夫果粒之布于土也。而生機勃然。此一粒便是太極。其後開花結實。便是形器。而其間之生長。

滋息所以能如此者則陰陽之爲也。陰陽而果形器也則所以能如此者何不取出一觀。

太極渾渾淪淪全無形質。萬物則純乎氣質。乃萬物則實由太極而生。中間斡旋妙用全是陰陽。此處地位分別不清則全部周易所言皆懵懂。

或問朱子錯在甚處。曰夫子形而上者謂之道與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二語皆是言道而所以爲道者只在形上形下兩形字。發明陰陽之神用耳。其道與器莫非陰陽之用。特器爲頑質而道體虛靈。故遂以上下分之。竟以道與有形之器相對。今將道字與陰陽對看便遺了形上二字。且以陰陽作形

器。又侵了形下之器一語。此朱子之所以見屈于陸子也。

陰陽者出于無形之中。運于有形之內。中庸之言鬼神是也。謂鬼神不靈則又體物而不可遺。謂鬼神有形則又卽物以爲體。然而盈天地閒皆鬼神。實則盈天地閒皆陰陽而已。

陰陽是太極之動。卽是充塞天地物事。何嘗止在有形有器一邊。故斷不可認爲有形有器。滯而不靈者也。周易中卦爻圖著四種。俱從陰陽而始。孔子之繫從天尊地卑說起。此處從陰陽說起。皆是兩儀中事。曾無一處說着太極。以陰陽從出之地。不可得而言也。然又不可認陰陽爲形器者。陰陽止太極之動而善運者也。故能充塞天地而不可以迹求也。

陰陽者本於太極之動而旋用於四象八卦者也。能發太極之大用最靈最妙者無踰於陰陽。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不可以形求。陰陽卽太極之動。配之于乾則元之亨也。聖人之釋亨也。曰品物流形。是端倪呈露之始。卽形則著之形也。非有體質何有形器。形而上者謂之道。此形字便是端倪呈露意思。道也者。陰陽之大用。充塞乎宇宙者也。器則滯而不通。烏能充塞乎。伏羲先天圖皆陰陽之妙。陰陽始于震巽。配則風雷。全以氣用者也。終于艮兌。配則山澤。始以形成矣。坎離居中。有形而無質。是半氣半形者也。是八卦之中。始于無形之形。終于有形之形。莫非陰陽之爲也。

問無極之真與未發之中同否。朱子曰無極之真是包動靜而言。未發之中只以靜言。助按動靜本在陰陽一邊。是乾元之既亨。太極之既生時也。今以未發之中爲靜。然則人之爲主于身中者。竟無有太極。誠不知子思之所謂中。又何所指也。如以中爲太極。包動靜者爲無極。則又分無極太極而二之矣。如以包動靜者爲太極。則動靜循環。止說得流行一邊之事。而所謂無極之無。又無處安着。故以動靜互根而言太極。本通書之誤。而此言則尤謬者也。何也。旣言包動靜。則太極之內。不可以言無矣。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畢竟此物云何。朱子曰只太極

也。按既以靜時爲太極。誠不知包動靜者。又是何物。若知動靜只在流行一邊。則靜字必說不得中字。中也者。動靜之未形者也。

道爲充塞天地物事。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不可知也。充塞天地。則用之廣也。其不可知者。則體之微也。孔子一以貫之。正體用一如之說。子思曰。君子之道費。則充塞天地者也。隱則不可知者也。下曰。語大莫載。語小莫破。正充塞之大用。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不可知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言隱也。孟子浩然之氣。配義與道。正與子思費字同旨。正謂道之充塞難量。而吾身之氣克與之配也。今謂

陰陽爲形器。以道爲形器之所以然。則是道字占却隱字地位。無以見道用之充塞而費矣。如謂道爲充塞之物。爲形器之所以然。而道之隱處。又另有所以然。則是床上安床。屋上架屋矣。亦不得專以費處爲用。隱處爲體。夫聖人一貫之道。盡在四書六經。離四書六經而言聖道。皆非聖道也。

太極者。道之大本也。兩儀四象八卦。由此而漸分者。道之大用也。其中妙用。全屬兩儀。而兩儀緊靠太極。又在四象八卦之先。又能充於四象八卦之內。故直以爲形上之事。其但從兩儀起者。太極之中。一無所有。而其出不窮。不可名言。不可圖畫者也。其必由兩儀四象八卦。而後始達于用者。明大用



之實出于大本。而大本之實發為大用也。文王開為六十四卦。无有一卦之往來。不是說圖中之妙。无有一卦之內外。不是說先天之旨。故曰周易為傳道之書也。今說一陰一陽。止是兩儀邊事。如何可作形器論。

兩儀者太極之神。非形所可拘也。惟神也。故能兼有形無形而入之。今有形之器。固有陰陽。而晝夜昏明。尊卑上下。始終動靜。何非陰陽。抑何形之可器乎。

太極渾淪靜涵。不可得而言也。故伏羲文王周公之易。俱從兩儀而始。伏羲之圖。自兩儀畫起者也。兩儀之前。不可畫也。文王之易。自乾坤說起者也。乾坤之前。不可知也。周公之爻

自九六說起者也。初爻之所自來。不可得而言也。孔子之大衍。自分而為二說起者也。分二之前。不可得而知也。故後此無窮之大用。總歸陰陽。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不可知者。安可象乎。

或疑除一。獨無所象。故謂除一為象太極。夫天下有象之物。乃始可象。無象之太極。亦何可象乎。既曰分而為二矣。一動一靜。獨非分乎。一虛一實。獨非分乎。如必欲于大衍之中。求所以象太極者。不若以五十未分之策。取而象之。猶庶幾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下不言太極。便曰分而為二。以象兩也。以太極為陰陽形器之主宰。非形所可象。非數

所可紀也。凡物之有形可象，有數可紀，皆兩儀之事，非太極之事也。夫既有著之可見，則有形矣；有五十之可言，則有數矣。故孔子之言道器，遂皆說在形邊。曰形而上，形而下，自來不諳形器體用之分。故于大衍之用數，補出除一以象太極之語。此似是而實非者也。不知孔子開口便從象兩說起，初無取象太極之說，以其既有著數，全然屬在形邊故也。

或曰：既稱爲兩，焉得非數？曰：兩非數也。是匹對之稱也。獨陰獨陽，不可以資生，故坤必得乾，然後謂爲得朋。故兩也者，相資有助之稱。如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對舉而互徵，皆兩之義也。蓋天地有敦化之太極，有流行之太極，而流行之太極，非

兩不成。故孔子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絪縕則男女之太極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構精則萬物之太極也。天地男女皆兩也。化醇構精，渾兩而爲一，皆太極也。天地以前，原不可以意識解說。如但以流行而論，絪縕者固在兩前，構精者固在兩後也。此等境界，辨別不精，皆不達周易正理。如上所論，則兩儀爲形下之器矣。而又非也。兩儀者，太極亨動之靈機，變化時物之主宰也。故時有四，兩無四；物有萬，兩無萬。因時而見，因時而變，不離物而存，不執物而有。是形形而不可以形拘，始數而不可以數衍者也。孔子釋乾之亨，謂爲品物流形，是誠則形之形，非形體之形也。形言其纔露端倪而已。故卽

其亨動之機。而謂之爲流象其形之動也。比之于人。則天命之命。卽保合太和之事故。不可以形拘也。獨立之物。不以數衍。故周公之命爻也。于兩儀初得之爻。但名爲初而不名爲一。是不可以數紀者也。

朱陸此論。原因辨無極而起。朱子主張無極爲最妙。照按後之學者。原不能輕置六經。自爲一學。孔子繫易。固曰易有太極矣。太極之中。果有無極。孔子何憚而不爲之開論。來學乎。伏羲畫卦。從太極始。文王釋乾。從元始。孔子繫易。從太極始。學者當以六經爲主。六經以外。照固不之從也。卽如朱子所論。以無極爲足發太極之妙。則是太極中原自具有此理。又

何必詹詹形諸論辨乎。二先生于此。亦少競矣。

朱子曰。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方見有無渾合之妙。又曰無極者。無形體。無聲臭。周子之語。旣以無極之下。贅以而太極三字。則是朱子之意。竟以孔子之所謂太極者。爲有而言之乎。大誤。大誤。故予曰。不如存孔子之旨也。

朱子曰。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卽陰陽而在。陰陽卽五行而在。五行卽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此語却是無弊。此卽大本發爲達道。不可謂達道中便無本也。然物之一字。亦不可于太極言之。蓋物物而不物於物也。

朱子又曰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此以動靜陰陽爲心。只言其性之動耳。是謂心爲妙于運動之物。只配得中庸發字。然不若止言發。與孟子止言性情爲當。

周易之卦。以乾坤居首。便在兩儀之中。便屬有形有象之後。所以繫傳直謂爲陽物陰物。而孔子於乾坤兩卦。亦遂著有象傳。然雖有形有象。却又不可直謂爲形器。蓋乾坤生物之物也。器則有體而物于物矣。今觀揲著求卦之際。擬爲重交單拆之形。則有象矣。然謂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實爲有形體。則又不可。此朱子所以見屈于陸子也。

太極之真。虛靈之妙。原不可以有無言也。如以爲有而兩儀未形之先。必不能確指其所由以形之故。如以爲無而兩儀四象實由此生。故孔子但以爲太極太也者。尊上之稱。極也者。指其無以復加之妙而言也。此孔子會三聖之妙。言兩儀未生以前。其理之尊上無加。實有如此。止如解釋乾元無可稱說。但用大哉二字贊之而已。後人把做圖看。已非其旨。乃周子特加無極二字于前。又復立而爲圖。或因當時流傳。竟指太極實有此陰陽之蘊。故周子病之。加出無極二字于上。其下緊連而太極三字。總以象太極中虛而能靈之妙耳。然無之一字。不可輕用者。爲其言無。則必與有爲對也。况其上

既言無極。其下忽擺出而太極三字。則已儼然與無極相對。是指太極為有而命之矣。况無下用一極字。太下又用一極字。是二極矣。極至之理。豈有二乎。朱子主張無極二字之妙。不憚繁言。與陸子辨之者。謂無極之說。足以發太極中無形質。無聲臭。無方體之妙。其下合而太極三字。共為一句。因謂此語得有無混合之妙。不知太極之體。必不可以有無言也。如使可以言有言無。則孔子當已言之。何俟後人之嘵嘵哉。意謂無極而太極五字。周子合為一句。正以無之一字。發明太極之體。為至虛者耳。果如此。則謂周子之圖。是有無混合為不當矣。如謂前說無極。其後方說出太極。則不應太極之

前。又有無極一層。是打成兩截矣。如謂太極之體。為有而虛。故以無極二字。發明至虛之妙。則又目太極為有。是以合無極。太極而論之。分無極。太極而論之。皆不可也。况有兩極之分。宜陸子不肯屈服也。太約聖人之論。止宜存聖人之旨。不必添說意見可也。

太極之說。雖出于孔子。然不自孔子始也。伏羲之先天一圖。已圖而虛其中矣。文王之于乾卦。已稱其元矣。周公之九六。已稱其初矣。是皆欲人從陰陽既形之後。因而上遡之。以默識其意而已矣。故太極之上。必不能有絲毫增加。太極之中。必不能容絲毫言說。如其可以言說。自伏羲至孔子。經四聖

之闡揚。宜可以無微不至。豈猶有未盡之義。可言而不可言。俟諸後儒之增設耶。此如一以貫之。只此一字。聖人不之解說。曾子亦不之解說。可以觀矣。又如兩儀四象。伏羲原本河洛二圖。盡情畫出。而太極則不可圖畫者也。又云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後人添除一以象太極六字。便非孔子之旨。何也太極之真。伏羲尚不可畫。孔子由何而象之乎。况太極之真。何等尊貴。思想不到。語言說不出。而顧可以有形有數之物。從而象之乎。若其既已有著。則有形矣。既曰五十。則有數矣。有形有數之物。又烏可以象太極乎。孔子止以分二象兩言之。亦如伏羲畫圖。止自兩儀始。文王立卦。止自乾坤始。周

公立爻。止自九六爲初。而兩儀之所由生。乾坤之所由立。九六之所以有初。皆不能實證其所以然。俟諸一以貫之者之自領焉耳。此聖人傳心之最精最密者也。言有無豈四聖人之旨哉。

學者讀孔孟之書。學孔孟之學。先須識得大綱。正其主腦。到得集學卽成。全是一團冲粹和平之氣。故能响育萬物。經綸天地。成絕代之品。語孟俱在。可以觀矣。論語一書。莫詳於言仁。是冲粹和平之本也。孟子雖具泰山巖巖氣象。要亦集義不動心之後。持身之正。自然如此。觀其酌對學者。應接同儕。祇敬君長。曾有一焉不冲粹和平。而資人指摘者乎。蓋人皆

可以爲堯舜。爲其性善而已。性命于天。乾元初亨。便屬太和之保合。繼善成性。便爲長人之善。孔子諄諄言仁。政從性功。上指出端倪。故與顏子論仁。止謂之復禮而已。復也者。指其固有者而言之也。學者取法孔孟。必先變化氣質。使暴戾全消。冲粹可觀。斯爲得力。今觀朱陸往來之書。陸稱朱爲尊兄。朱稱陸爲老兄。則已不能有相下之情矣。一以爲理有未明。一以爲昧于道器之分。其爲爭競不已甚乎。陸子二書之後。不復有言。知其亢高。不肯相下。雖百千萬言。無益也。夫學者之所急。無若格物致知。宜格之物。無若子臣弟友。宜致之知。無若孝弟忠信。此最切近而易求者也。無極太極。與一貫相

似。縱極力分疏。難爲未嘗入室者道矣。今顧嘒嘒不休者。誠不知義文周孔。何以絕無一言指明無極。而孔子繫傳亦止標太極之說。而曾無一辭贅于其後。以爲深造自得。俟諸其人。果得能唯之曾子。自當有妙契也。

今觀無極之說。卽誠如朱子所言。無形迹。無聲臭。無方體。而太字之下。用一極字。無字之下。又添一極字。爲兩極乎。爲一極乎。謂無極二字。本止解說太極之妙。則以無之一字。作太極之註解。係于太極之後。猶之可也。今顧加于太極之上。太極而謂爲極矣。無下所用之極。不蛇足乎。若謂此極字。不須着意理會。則又安用此極乎。且于此處。直謂爲無。吾不知後

此之生生不息者。又資何地以立其始也。況其中用而字一轉。已將無極太極。打成兩截。不若止存太極之說。實足以混有無。該動靜。渾淪蘊藉。猶有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者存也。今單指出無字。不已偏乎。卽其指陰陽爲形器。而陰陽則實非形器。指道爲陰陽之所以然。而道實非陰陽之所以然。此亦不足深辨。但當以孔子之言證之。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夫旣形而始爲道。豈其未形而遂謂爲道乎。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謂道爲陰陽之用也。豈其未有陰陽而先有道乎。學人不精察其論說。不深究其得失。徒道聽而塗說。匪惟兩人之是非不明。恐聖人之學。亦終無闡明之候矣。勉于髫稚時。便

樂玩太極圖。及先儒言道理之書。今四五十年矣。似于此理。微有一見。統俟高明正之。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三

男季堂重校

孫鉅正字



